

5201.53
3600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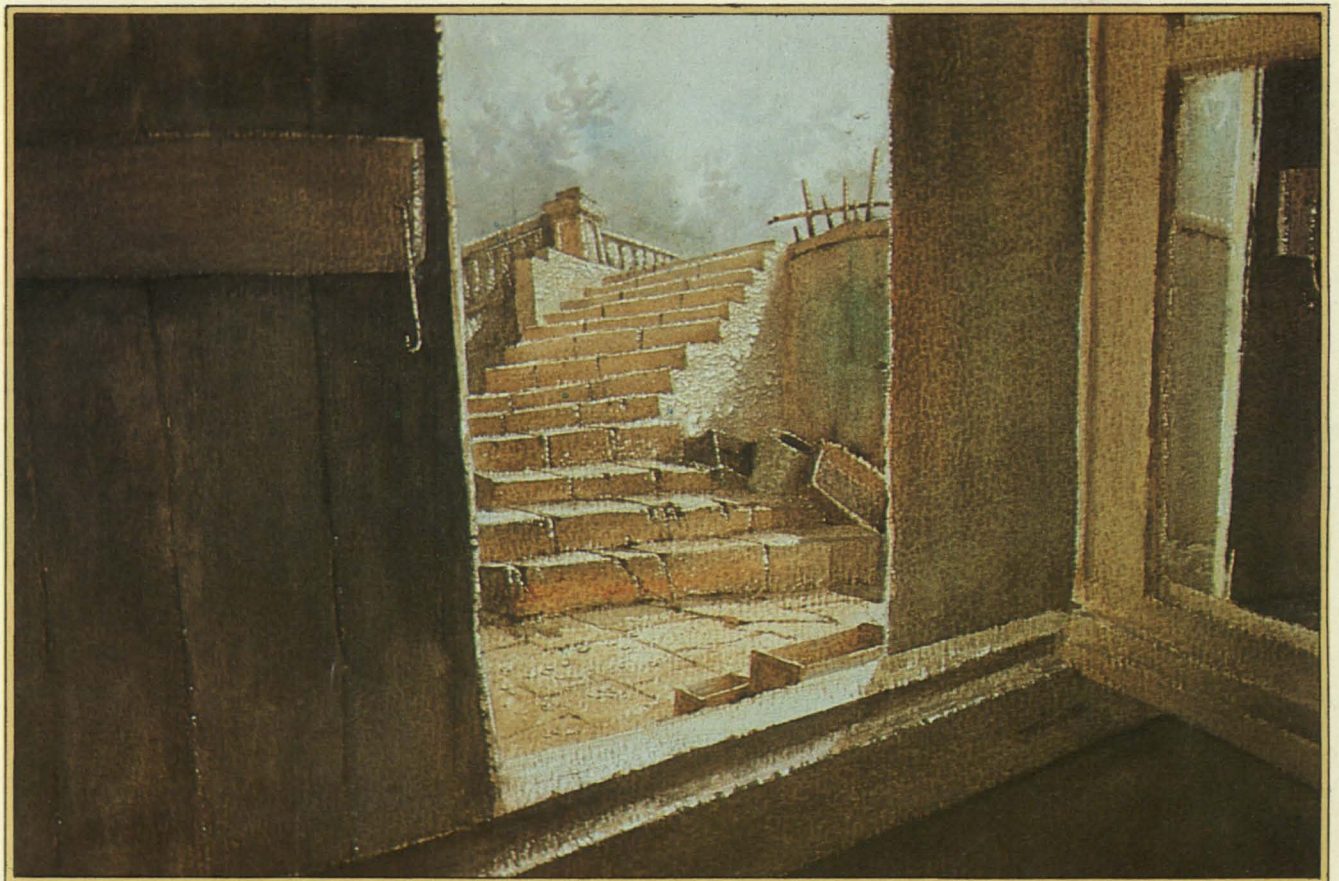
月刊

八八年九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18 September/1988

本期
要目

- 王潤華詩作中的禪氣 / 當代小說的幾個潮流
- 張天中近期水彩風貌 / 《太陽帝國》影話兩則
- 游川、方昂等人的詩作 / 楚楓、阿細等人的散文
- 徐流的童話 / 鞠藥如、雨子的小說



*ISSN 0126/6608

*PP 89/12/87

*M\$1.50

5201.53

編輯筆記	評論文字的匱乏	編者	01
論述	王潤華詩作中的禪氣 當代小說的幾個潮流	宋永毅 馬森	02 04
浮生記	從前我住的地方	黃惠晴	08
古典文學	逝者如斯夫？	楊逵	10
雲水閒話	下雨及其他	塵僧	14
讀藝錄	寂寥風味——張天中近期水彩風貌	黃撫塵	16
電影	夕陽無限好——《太陽帝國》影話 比蜜還甜——《太陽帝國》影話 簡介和囉囉交待	方榮 阿梅 公羽介	18 19 20
詩	夜的主題 蝴蝶 詩三首 秋和秋聲 詩兩首 浮生記——外二首 拉笛夫詩作三首	游川 方昂 傳承得 王廣仁 陳強華 李國七 盛輝譯	23 23 24 25 26 28 30
新葉篇	別離絮語 祖母 小品二則 砍樹 中六手記	阿瑞 雲霞虹 莊雪航 馬俊國 淨微	32 33 34 34 35
散文	守住一片癩爛 過意不去 櫻花春簡 黃瓜而苦瓜及其他 假期生活——外三篇	陳偉賢 楚楓 雲俊豪 阿細 加愛	36 38 39 40 44
童話	旅程	徐流	46
小說	山查拉 工作和情人/不明	鞠藥如 雨子	48 54



編輯筆記

評論文字的匱乏

*編者

在大馬華文文壇，評論文字的匱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評論（批評加理論）的欠缺，對一個文壇來說，無疑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當然，任何現象的背後都有着許多可解或難解的徵結，自責責人顯然是不必要的，尋找出根本的原由，並從此思考反省，予以改進，才是我們的當前之務。

對評論匱乏這個問題，下面三點原因可作為議論的參考：

- ①科班出身的學者、學生不多。
- ②一般讀、作者對評論的看法有所偏差。
- ③文學讀者群有所局限。

以上三點可說是我們的文學評論匱乏的主要原因，當然，原因是不止於此的。下面嘗試以這三點原因來作為討論。

第一，科班出身的學者、學生可說是寫作評論的第一線生力軍，他們的教與學的環境，提供給他們最直接的素養。但是，不一定每一位科班出身的學者或學生都有「義務」去寫評論文字，鑑於個人的天份及喜好，他們有些是寧可創作也不寫評論的。當然，如果有些科班學者和學生能

夠創作與評論並重，是最理想不過的。但話說回來，科班（中文系及外文系）的學者、學生短缺，既使某些有志於「開發」評論這塊脊地，力量仍不免嫌單薄一點。

第二，一般讀、作者可能認為評論家只會放「馬後炮」，不是無的放矢，就是矢放了卻不中的，對他們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很是反感。關於這一點，除了一般讀、作者要改變他們這種偏差的看法外，有志於從事評論的作者也應引以為鑑。

其實，創作與評論的關係是互為主客的，沒有一方可完全說是處於主動或被動的地位。評論可以指引創作者某種可能的創作方向，但對缺乏自覺的創作者來說，評論也可能使他們的創作方向有所限範；反之，創作者不可能完全忽視了評論，但同時他也可以嘗試衝破評論的束縛，自創「創作典範」。

姑不論創作與評論的主客關係為何，一般中肯、持平的評論，不管它是對該作品予以肯定的評析或否定的批判，均有助於作者提昇他自己作品的素質，這一點倒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第三，文學讀者群不能擴大，最為失意的當然是創作者了，

因為知音少，不免有曲高和寡之嘆，不過這一點對創作者來說，還不至於成為致命傷，但對加強文學評論工作、培養成熟的文學環境來說，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到的問題。同創作作品一樣，文學評論也是需要知音的，試想，一位評論家寫了一篇自認為可以激盪整個文壇的評論，刊出後卻反響不多或甚至沒有反響，他還願意持續寫下去嗎？

文學讀者群的有限，跟閱讀風氣、創作風氣不盛當然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文學作品本就是冷門讀物，一般閱讀風氣都不盛了，又怎可奢求文學讀者增多？另外，創作風氣不盛也無法強求，但創作不夠多元，創作者不求充實，不加反省，一味耽溺於既有的形式、手法、文體、創作風格甚或文藝思潮，又怎能要求文學讀者和評論多加關注？

如本文起始所言，任何現象的背後都有許多可解或難解的徵結，可解的，不妨以本身出發，嘗試去解除它；難解的，則需要大家作良性的討論，引起關注，俾能有所改進。

（任何讀、作者對上述問題有個人看法及意見的，歡迎你寫來寄給本刊，我們願意撥出版位讓大家討論。）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黃金城

經銷處：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7912551.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Ipoh.

王潤華詩作中的禪氣

*宋永毅 (上海)

步入王潤華的三昧詩界，撲面而來的是一股幽深澹泊的「禪氣」，一種以禪理佛趣入詩的意境。

這一點，即便在王潤華部分詩作的選材和語義的層面上也不難發見。他漫遊四方，極喜歡寫以禪佛寺院為背景的作品。如他的「佛國出家記」中就有「坐禪」一首，非常形象地描繪了從「我們每天沿着湖邊的綠草地／在古銅色的雨傘下禪坐／我們悟憚、午睡／飢渴時就飲風吃露」；一直到「二個月後／湖水清澈如一面鏡／反映着天地萬物／而我們的心清靜如一片肥沃的土地／萬物茂盛的生長着」的修禪過程。

但對這種「梵我合一」，「物我兩忘」的禪宗參悟，在他的「牧牛記」中顯得更為深入蘊奧。這一組十首詩，原本是詩人看了鼎州梁山廓庵師遠禪師所作「十牛圖頌」有感而作。原圖以牛與牧人來表現修禪之過程與理想，象徵人如何由迷起悟……^①。但通過詩人那瀟灑飄逸的筆致，顯得更為參透禪關。組詩中人與牛的矛盾，其實是靈與肉的相搏，我與物的衝突的心路歷程。按佛家坐禪修行「四禪定」的理論，組詩「尋牛」、「見迹」、「見牛」、「得牛」描繪的是「初禪」階段，即人開始征服了欲望，開始得到一種從煩囂的現實中脫身而出的喜悅。當王潤華以「我把芒繩穿過被捕獲的牛鼻子／它像上鉤的大魚／還在欲望之水中掙扎、咆哮／我把繩索／一會兒放鬆／一會兒拉緊／一直到它疲倦和清醒」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時，使這種無形的物我逐搏躍然紙上地有形化了。

組詩的「牧牛」一首，已進

入了「二禪」階段：「我渡水穿雲／它也步步相隨……中午我在綠楊古溪邊下棋寫詩／我的牛也在青松下低頭吃着／一塵不染的花草」，都標誌着這種喜悅的變化，並開始成為身心的一種自然屬性。

「三禪」階段，即是「騎牛歸家」中的境界。此時，這種帶有外在物色彩的喜悅消失了，只留下內在的、純靜的、自然的樂趣，一種「讓晚霞，山童和我／陶醉在悠揚的牧歌中」的平靜適意的樂趣。

修禪的最高境界是「四禪」階段，此時這種樂趣也歸於無有，人達到了無欲無念、無喜無憂之境，得到了澄澈透明的智慧。王潤華以「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原」、「入廬垂手」四首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我走出門外／見山不以眼／聽水不以耳」的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的無上境界。在中國古代輝煌的詩歌流中，以詩參禪的也不止一篇，「十牛圖頌」也曾有過配圖的古詩十首，但像王潤華那樣以象徵主義的手法和新詩的形式表現，卻仍堪稱一絕。

一九八四年，王潤華因其《橡膠樹》、《南洋鄉土集》、《內外集》等詩集榮獲「東南亞文學獎」，這是亞細安(ASEAN)地區的最高純文學獎。當有關雜誌的記者採訪中間他：「有哪些詩人的作品對你發生過影響」時，王潤華似脫口而出：「唐代的王維，追求言有盡、意無窮的藝術境界。」^②這句話點出了王潤華詩作中「禪氣」、「禪境」的由來。

眾所週知，王維是中國古代素以「詩佛」著稱的山水詩人，

宋永毅，現任上海《文學角》雜誌特約撰稿人、編輯及《文學報》特約撰稿人。

唐代人就稱他為「當代詩匠，又精禪理」。他的詩畫，在藝術上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曾被蘇軾譽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這一評價早在宋代就被人補充，指出王維的那些山水詩「豈直詩中有畫哉」。確實，他的寫景詩與山水畫中常蘊含禪機。他特別喜愛刻劃清寂空靈的山林、表現光景明滅的薄暮，這卻與禪宗的色空思想緊密相關；而他詩畫整體風格的朦朧、含蓄、蘊藉，更來自禪宗以直覺觀照、沉思默想為特徵的參禪方式，和以活參、頓悟為特徵的領悟方式。正因為這些詩畫含蓄地表現了一種靜穆曠達、清幽閑逸、悠遠深長的人生哲學、生活情趣與審美理想，一時王維竟成了文人詩、文人畫的當然鼻祖。

無論是王維，還是王潤華，都畢竟是詩人而不是禪僧。他們在山水詩中表現禪理都不是通過說教，而是把自身的理念思維和審美體驗結合在一起，在畫意詩情之中自然地流露出哲理來。在王維的詩裏，各種自然美形象常被詩人賦予他主觀禪悟的意識。如寫深山則突出「空靈」，繪林藪則意在「寂靜」，表現明月則與他「虛融淡泊」的人生哲學相聯。在王潤華的一些山水詩裏，我們也不難找到這類「泉從幽石流出」、「野花／覆蓋住茅屋／疏雨／垂掛簷前」的古典山林意境。雖沒有王維那樣比比皆是（王潤華畢竟是個現代詩人），但在審美情趣上無疑是一脈相傳的。如他的「狂題」，所憧憬的生活是：「綠蔭下／白雲抱着我／我抱着琴 睡到／弦斷如泣／雲下成洪／葉落成秋／我淡淡如菊／隨風飄零／一東／一西。」這

種使人油然想起王維的「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完全是一種「消魂大悅」的禪悟之境。

又如王潤華的「渾」：「河沙／有歸鳥的趾痕／江濤／沒有遠帆的浮影／荒山／有白雲留下的大石頭／古刹／沒有一點炊烟」，此詩與其說寫的是外在的客觀之境，不如說寫的是內在的主觀之情。沉潛於內心的禪宗認為：「人心中本是渾沌一片，一切自本性生，因而在有聲有色的自然圖中可以靜默觀照到無聲無色，這樣反而更有韻味。於是，明明是氣象萬千的風景在王潤華眼中便成了一幅王維式的「空山不見人」的圖景，而根源正是在詩人凝神冥想、瞬間頓悟時的一個「渾」字。

唐宋以後，文人士大夫向禪宗靠攏，禪宗的思維方式滲入文人學士的藝術創作，使中國詩畫越來越強調「意」——即作品形象中蘊涵的情感與哲理，越來越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一九七〇年，當王潤華還在美國寫博士論文時，就對王維的「學畫秘訣」不勝心儀。一九七四年，他以「山水哲學」為題將這段「秘訣」化為詩的語言，並作為自己的風格要訣。確實，品味王潤華的一些詩時，眼前常會浮現一幅筆意疏放，意境蕭瑟的寫意山水畫，而唯其「遠山／崎嶇地睡着／而沒有石頭 古樹／一片蒼翠／而沒有枝椏 綠水／悠悠流去／而沒有波浪 野人／永恒地望雲／而沒有眼睛」（「山水哲學」），才會觸發讀者的藝術聯想，眼前才會陡立起栩栩如生的山、樹、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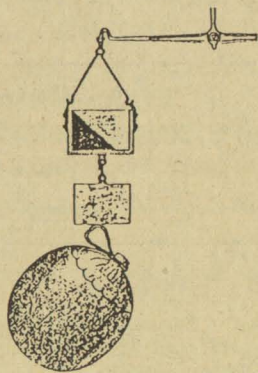
又如王潤華的「門」：「觀門至靈溪深處／才肯打開／琴院當蟬聲繁多／才讓綠蔭入戶來／野客雖有柴門／終年不關／盡量請山雨進去／又出來」，儼然是一幅「深山柴門開」的水墨寫意畫。在王潤華的這類山水詩中，常常是一種「無人之境」，即便有人也只是渺小的陪襯。這樣，寧靜、沖淡、幽深的山水畫面便以舒展，詩人的精魂便與靜謐的自然融化一體，又好像山水也攝取了詩人心靈的澹泊之氣，剎間寧靜、沉寂起來。此時，欣賞者在聯想中也常會不知不覺地步入「物我兩忘」的境界。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詩人中，「以禪入詩」完全是一種經院式的追求。在政治與倫理上他們可能對杜甫的三吏三別，忠君孝父作出更大的價值判定，但在藝術上他們顯然更欣賞清幽曠遠的王維式的詩歌。為抬高自己詩歌的藝術級別，他們常在修禪學玄、陶冶自然上苦下功夫，甚至認為「詩不入禪，意必膚淺」。這樣，便使不少詩與詩人也禪學化——學者化了。從王潤華的詩文來看，他對禪學無疑是下過功夫的。自然，當我把王潤華的詩與王維作淵源追溯時，我決不排斥他詩中「禪味」的其他來源。例如他悉心研究多年的司空圖，也是一個受禪宗影響極深的藝術家。古代被研究者的審美情趣反過來影響一個現代研究者，這也是學術研究中並不鮮見的事例。

【註】

- ①見《王潤華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版，第廿二頁。
- ②載馬來西亞《蕉風月刊》一九八五年三月號三八二期。

論述



編按：本文節錄自作者的「王潤華詩歌的「學者化」傾向」一文，原文是作者在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上所提呈的論文。「王潤華詩作中的禪氣」一題乃編者另標。

當代小說的幾個潮流

*馬森(台北)

編按：

本文原刊於台灣《聯合報》副刊，經作者同意轉載於本刊。馬森，現任台灣《聯合文學》總編輯。

現代短篇小說在西方是一種後起的文學形式，直到愛倫·坡在一八四二年評論霍桑的《重述的故事》(Twice-told Tales)時，才給短篇小說的形式加以界定。他以為詩的效果或印象的統一，只有在一口氣讀完時才可獲得。無印象之統一，即無法產生最深切的效果，故詩不可過長。像詩一樣，短小說也可以產生同樣高度激動的效果和深刻的印象。他稱短篇小說為「短的散文敘述體」；其短，限於半小時至兩小時的閱讀時間；且故事須集中在單一的效果上。短篇小說的英文名稱 Short story，遲至一八八四年才由布蘭德·馬修斯(Brander Matthews)提出，後收入他的《短篇小說的哲學》一書而確定下來。他把 short 和 story 連寫，且大寫了第一個字母。

短篇小說家

身後多以長篇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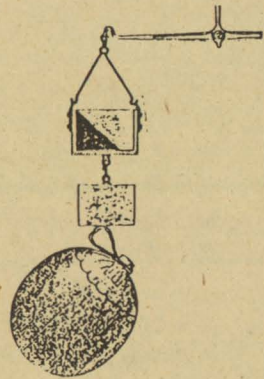
當然，在西方，貌似短篇小說的老祖宗的很多，舉凡「神話」(myth)、「傳說」(legend)、「寓言」(fable)、「喻言」(parable)、「童話」(fairy tale)、「軼事」(anecdote)、「宗教的喻解」(exemplum)，甚至「民歌」(ballad)中的故事，都可視為現代短篇小說的前身。但仔細釐析起

來，其來源、蘊義、體製與技巧跟現代的短篇小說差異頗大，不能因為敘述的篇幅都短，就認為是祖孫承傳。我們中國的短篇小說，也有人把老祖宗上溯到先秦諸子中的寓言、漢魏六朝的志怪、唐人的傳奇、明朝的《三言》、《二拍》、清朝的《聊齋誌異》以及近代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但是論到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具有現代性的短篇小說，則不能不始自魯迅的《狂人日記》。自此以降，才自成一種「類型」(genre)。「類型」的承傳，並不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般容易界定。正如加拿大的著名文評家傅萊(Northrop Frye)所言，我們難解「類型」問題，因為文學批評家對此尚所知有限。最好的辦法，還是暫時把承傳的問題擱置。

在十九世紀末執西方短篇小說牛耳的是法、俄、美三國，法國有梅里美、福樓拜、都德、莫泊桑；俄國有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美國則有霍桑、愛倫·坡、奧亨利、傑克·倫敦、安德森等。唯獨英國，受了維多利亞時代長篇盛行的影響，短篇頗不發達。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有康拉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毛姆、喬哀思、曼斯非爾德等大家出現。

無論如何，在西方如拿短篇

論述



小說與長篇相比，總有些相形見绌，所以有一次有人訪問曼斯非爾德問她所做何事，就有下面的尷尬場面：

「敢問閣下做何營生！」

「我是個作家。」

「寫戲劇？」

「不！」她愧然回答。

「那麼寫悲劇、長篇小說或是傳奇小說？」問者堅持道，看來她應該會寫這些。

「不！」她說，似乎更加困擾了。「只寫短篇小說，不過是短篇小說而已！」

據說事後她向人表示，在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感到如此的沮喪，她說如果對寫這些大作品能夠回答一句「是」的話，她寧願奉獻出所有的一切。

可見以前一個作家對只能寫短篇小說，心中不免歉然。以上所提到的短篇小說大家，身後多半都以長篇名世，短篇只算餘興。即使像專以短篇著稱的莫泊桑和契訶夫，前者仍寫長篇，而後者則更傾力於劇作。

嚴格說來，短篇、巨製既同稱小說，皆屬 fiction，其間的分別到底何在？是否真如前人所言短篇更像詩，或是短篇只寫一個單一的事件或人物？如此定義，例外一定過多，所以當代南非的小說家賈考森(Dan Jacobson)就說：「企圖區分短篇(Short story)、

中篇(novella)和長篇(novel)，最準確的說法，不過是有的較別的長，有的較別的短而已。」

至於多麼短才可以稱「短篇」？多麼長才可以稱「長篇」？夾在中間的「中篇」又該有何種長度？至今也沒有公認的標準。一般的西方文學詞典上，認為 novella 是一種「短的散文敘述體」，換句話說也算是一種短篇小說。此一形體始自十四世紀義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75)，一般採用傳奇小說的形式，但太長。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流行於德國，歌德、霍夫曼(Ernst T.A. Hoffman, 1776-1822)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等都是個中能手。通常認為其特徵具有史詩性質，所描寫的對象限於單一的事件、處境或衝突。其中的事件應該具有不可預期的轉折，以便結局出人意料。如此說來，可說與短篇小說的特徵無異。至於它的長度，則從數頁到兩三百頁不定。那麼，「中篇」仍然難以跟短篇和長篇釐清界域。今日 novella 一字用來標指較長的短篇，或是較短的長篇。譬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和《颱風》(Typhoon)，說是短篇，太長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說是長篇，又太短了，都姑且稱之為 novella。

在以上三詞之外，還有一詞 novelette，也可譯作「中篇」，因為它也是比短篇長，比長篇短的一種形式。不過它另有一種含義，通常指不入流的濫情故事或恐怖小說，專為迎合大眾口味而作者。

其實我們中文的名稱最好，「長篇」、「中篇」、「短篇」冠於小說之前，雖也難以釐清長度的精確性，但至少表明了文類

相同，只不過長短有異耳！

既然長、短、中篇不過是一個長度的問題，而且在交疆地帶又難以劃分，因此我們談到當代小說的潮流，也就不必區別長、短、中，可以一概而論之。

浪漫主義仍存 主流卻是寫實小說

從傳統到現代，從現代到後現代，應該說是從穩定到變化，從變化到滾動。浪漫主義的小說已有幾百年的壽命，至今仍未死；寫實主義的小說，也超過了百年(巴爾札克的《高老頭》發表在一八三五，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發表在一八五七)，也仍挺拔。小說的發展，越到近代似乎越顯得波濤瀾，變化莫測。目前是否會再產生一種主流，像過去的浪漫主義或寫實主義，主宰全局？看來不太容易！因為所謂的「後現代」，就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在人們的思維中已經逐漸「解構」了傳統追求共識與大一統的意識觀念，並不會以為紛雜歧出的多元型態窒礙難行，有重歸一統的必要。

然而要談當代西方小說的潮流，仍不得不以寫實主義的小說做一個基準，因為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寫實主義的小說的確是主流中的主流。若說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誰沒有讀過寫實主義的小說，沒有受過寫實主義小說家的影響或啟發，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因此當代不同的流派和趨向，都可說曾吸過寫實主義的奶水，然後或加深、或變調、或歧出、或超越、或反動，才各行其是，造成二十世紀小說中「百花齊放」的局面。

最先不滿足於十九世紀寫實小說的作家，正是寫實主義的大

本營英法兩國的圈內人士。早在一八八七年，法國作家居惹赫丹(Eduard Dujardin)就出版了一本題作《月桂樹已剪了》(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的小說。這本薄薄的書，從頭到尾都寫一個人的內在獨白(monologue intérieur)，是過去的寫實小說家沒有運用過的技巧。說是這種技巧從未見諸過去的作品，那也並不正確。譬如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勞倫斯·斯坦(Laurence Sterne, 1713-68)在他的小說《崔斯川·閃地》(Tristram Shandy, 1760)中也有時寫出主人公腦中的思想，但是像居惹赫丹這般始終如一地採用內在獨白的方式來寫，卻的確是首次。這本書本身雖不算重要，但在寫作的技巧上卻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至少喬哀思受過這本書的影響，在他的巨構《尤力息斯》(Ulysses, 1922)本書尚無中譯，可參閱莊信正著《尤力息斯評介》(一九八八)中就大量採用了「內在獨白」的技巧，用以表現小說中人物內在思維的真實面貌。這種表現的方式，文評家借用了心理學家維廉姆·傑姆斯(William James)所應用的一個名詞，稱其為「意識流」，即意指人的意識(包括印象、記憶、思潮、聯想、想像、幻想等)活動就像是一條川流不息的河，永不會靜止。運用「意識流」的手法來寫小說的，除了喬哀思以外，還有英國的小說家桃樂塞·雷查森(Dorothy Richardson, 1873-1957)、維珍妮亞·吳爾芙、法國的普魯斯特、拉赫布(Valery Larbaud, 1881-1957)、美國的杜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1896-1970)、福克納等。吳爾芙更在理論上闡明人類不受意志力控馭的散碎而無目的的意識流動情狀佔據了人生中的絕大部分，人生的真正面

貌也就是由這些個感覺印象、自然衝動、零碎記憶拼湊而成。企圖寫實的作家，捨此而不為，徒徒追逐於外在受意志力左右與嚮導的一些行爲，可說是捨本而逐末了。

「意識流」的小說，在所運用的技法上，除了內在的獨白外，也兼取全知觀點的描述(omniscient description)和戲劇式的「獨白」(soliloquy)。內在獨白又有直接之分。在運用直接的內在獨白時，的確容易引起讀者的迷惑，常常使人弄不清是誰在獨白。

「意識流」小說的最大貢獻是不再有作者梗在人物與讀者之間，作者不但不會站出來對讀者發言，而且根本消失不見了。讀者不依賴作者的指引，更容易產生創作的感覺，加強了主動參與的意願。小說中的人物也因為不必在意隔牆有耳，而可坦率地自我暴露。再加上非理性的一面，可說比以前寫實作品中的人物更要來得深刻。因此我們可以說：意識流的小說，等於是寫實主義的加深。

意識流有局限 魔幻寫實如今當道

但是意識流小說也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因為意識的流動既然不受意志力的左右，便常常停留在一種非理性和反邏輯的狀態。特別是在「前語言」(pre-speech level)情狀下，還不會進入語言的結構形式；但做為人類表情達意的語言卻遵循著一定的結構成規，是有邏輯可尋的。現在企圖以有固定結構和具有邏輯性的語言來表達反邏輯、無一定結構的前語言狀態的意識流動，便是一樁無法完成的使命。這

就是意識流小說難以突破的瓶頸。

另一個反寫實主義的潮流，是盛行在德國的表現主義。起始，表現主義本是二十世紀初年繪畫上的一種新流派，指的是那種規避外在寫實而蓄意追求高度個人視觀的作品。到了二十年代，舞台上也出現了強調內在心理真實的表現主義劇作。後來小說也受到了表現主義的巨大影響，即是以實例來代替原來只是抽象的描寫。特別是激烈的情緒，普通的文字無能為力，只有借用象喻才可以表現出來。例如描寫一個人的悲慟，不如直接寫他泣血成盆；寫一個人的忿怒，也不妨說他口中噴火。如此象喻則比之一般的形容更見力量。葛拉斯(Gunter Grass, 1927-)的《錫鼓》(1959)用的就是表現主義的象喻手法。這一類的小說，後來又給人加以新名，即所謂的「魔幻寫實」(magic realism)是也。義大利的彭唐百里(Massimo Bontempelli, 1878-1960)、阿根廷的包赫士和哥倫比亞的馬奎斯都是個中好手。因為這種手法乃由寫實直接變來，所以我稱其為寫實主義的變調。

二次大戰後，在法國一批受到存在主義，特別是沙特影響的小說家，不但反對寫實主義的方法，而且對傳統小說的基本要素質疑。例如霍格里耶認為情節、行動、敘事體、主題，以及人物的描寫和分析，這些個一向視為組成小說主體的要素，在他的小說中都不是必要的。他所提倡的「新小說」(Nouveau Roman)追求的是對「物」的個人的視境，也可以說是對事物的有系統的分析記錄。「現象學」(phenomenology)哲學家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9)提出語言的陳述對客

觀世界的作用，使我們不易再接受一個永恆存在的客體世界的觀念。即使有一個客體世界的存在，若它永遠在變動、在形成中，寫實主義者所假想的客觀的描述，則成為絕不可能之事。因此霍格里耶寧願相信「世界」在「對世界的陳述」之外是不存在的，他的小說所呈現的是透過主觀視境的客體存在。

薩侯特(Nathalie Sarrante, 1902-)、畢道(Michael Butor, 1926-)和西蒙都是「新小說」的作家，雖然他們各人的作品也有相當的差距，甚至霍格里耶的作品也並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理論。這些人的作品常常流於斷裂、艱深，並不易讀；但對擴大小說的視野，則甚有貢獻，可說是寫實主義之歧出。

在「後設小說」之前 已意識到真實的差異

法國常常是新藝術潮流的發源地。在二十年代，受了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學的影響，產生了兩個交相關連的藝術流派：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前者主要在繪畫、雕塑，後者主要表现在文學，但對繪畫、戲劇和電影也有巨大的影響。當日超現實主義的代表詩人布雷東(Andre Breton, 1896-1966)從一九二四年起一連發表了三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主張人的思維應該從理性和邏輯中解放出來。他們認為藝術的源泉乃來自「無意識」之中，所以提倡催眠式的自動寫作。實際上乃以有意識之思維反應、綜合無意識之湧現。雖然早期超現實主義主要表现在詩和繪畫上(如比加索和達里的作品)，但後來對戲劇和小說的影響則越來越大。白凱特(Samuel Beckett, 1906-)、

惹奈(Jean Geret, 1910-1986)、尤乃斯柯(Eugene Ionesco, 1912-)的作品都具有超現實的特徵。加拿大詩人布洛克(Michael Bullock, 1918-)所寫的小說，則是典型的超現實作品。在這樣的作品裏尋求寫實主義的邏輯與理性，乃是緣木求魚。超現實主義所欲表現的是一種夢境的真實，所依賴的是非現實的畫面與場景，可說超脫寫實主義的具象模擬，所以我稱之為對寫實主義的超越。

至於近幾年來喧騰一時而認為最能代表「後現代」特徵的「後設小說」(metafiction，譯作「後設」是否恰當，值得考慮。但此名已為報章通用，故襲用之)，其名稱，據研究此類小說的芭垂霞·伍(Patricia Wangh)言，首見於一九七〇年維廉·加斯(William H. Gass)所著《小說及生活諸面相》一書，意指那些意識到小說之為一種虛構的形式而把虛構的過程以及與真實之間的關係當作主題來處理的小說。

在「後設小說」之名出現以前，有些各別的小說家早已經意識到小說之為小說並不同於外在之真實，因而在作品中呈現出撰者這一虛擬行爲，如前文所提英國十八世紀的小說家勞倫斯·斯坦的《崔斯川·閃地》、法國小說家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和愛爾蘭小說家弗蘭·奧布潤(Flann O'Brien, 1911-66)的《比翼游》(At Swim-Two-Birds, 1939)，都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為甚麼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有越來越多的小說家對視虛構的作品為外在真實之重現的寫實主義小說深置疑問？那應該說是受了二十世紀的政經變化及各種自然及人文科學發展的影響。「熵」(entropy)和宇宙中「黑洞」的觀念，在前一個世

紀還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今日自然科學對宇宙的探討，都一步一步動搖了我們對宇宙客體永存的概念。因此，現代的人，不但不能認同小說中之真實，甚至對外在世界的客體存在，也不能不發生懷疑。對此一質疑關係最大的是歐陸的幾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首先索緒赫(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把語言看作一種獨斷的結構，對外在世界並不具有確定的反映。他首先把語言分為langue(共同語)和parole(各別語)，認為前者只是一種「符號」(code)，其本身乃是一種內部各成分互相依存的體系(system)。語言的體系乃一種「意徵」(significant)的系統，用以組織「意指」(signifie)。前述的胡賽爾在「現象學」的論辯中也指出語言陳述指涉外在世界的作用。戴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更以為語言「陳述」(discours)在哲學體系中取代了真實(realite)的地位。那麼，除「陳述」以外，「真實」是甚麼？則不可知了。既然廣義的文化界(宗教、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等)使我們不得不對外在的世界質疑，在小說中，誰能夠再信服寫實主義的作家那麼一本正經地驅策我們相信他們所寫的就是「真實」呢？

如果我們對外在真實的認知不過是受限(甚至決定)於語言之「陳述」，那麼完全仰仗文學組成的文學之虛構(小說)，實在是此一廣義的外在真實之「人為架構」的一種最佳模式。

從另一角度言，既然外在的世界是變動不居的，觀察者又如何能夠對其做出客觀而真實之描述？這也是為甚麼「寫實主義」之理論不能再使人信服，以及在今日的小說界遇到如此大的抗力

的另一原因。

既然以寫實主義為主體的小說陷入如此的危機，暴露寫實小說所採用的「虛構」技巧，也許正是形式主義者所謂的可以刷新感觀的怪異化(defamiliarization)的一種有效手段，且足以回應寫實小說的內在危機。「後設小說」的寫作方法，就是先構築傳統寫實的「幻覺」(illusion)，然後再以不同的方式點明「幻覺」之為幻覺，也等於是把作者製作「幻覺」的過程和手段暴露於讀者的面前。像約翰·傅敦斯(John Fowles, 1926-)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en, 1969)、布若替岡(Richard Brautigan, 1935-)的《在美國釣鮭魚》(Front Fishing in America, 1967)、沃內革(Kurt Vonnegut, 1922-)的《冠軍們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 1973)、司葩克(Muriel Spark, 1918-)的《司機的座位》(The Driver's Seat, 1970)、包赫士(1899-1986)的《迷宮》(Labyrinths, 1964)、巴塞勒姆(Donald Barthelme, 1933)的《都市生活》(City Life, 1970)和巴爾斯(John Barth, 1930-)的《年假》(Sabbatical, 1982)都是這一類的小說。因為「後設小說」一反「寫實主義」視小說為外在真實之再現，故我稱其為對寫實主義的大反動。

在目前世界上的小說技法，雖說有千變萬化的姿態，但都多多少少與這五個潮流有相應的關係。當然，一篇或一部作品，不一定只採用一種技巧、一種形式，多半的情形是融會幾個方面，所以未來的小說也並非那麼容易界定的。

從前我住的地方

*黃惠晴

從前我住的地方是一座組屋，座落在市中心。這附近有銀行、酒店、學校、教堂、寺廟、巴刹、小販中心、圖書館、購物大廈等等，且交通四通八達，實在是理想的居住所在。

我住在組屋的第十三層樓一個單位裏。在平時，透過前面百葉窗，可以看到對面學院走廊上

經過徘徊的學生們。在走廊上等待上課時，我也可以一眼便看到對面十三樓飄着藍色窗簾的窗口。

組屋樓下除了一個小檔口外，其他的清一色是汽車零件店舖。小檔口裏擺賣着形形色色的貨品，從零零碎碎的零食到大件的日常用品，都應有盡有，果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與其說是

小檔口，不如說是迷你雜貨店。

夜深歸來，經過這裏，總可以看到老店主睡在一張折褶床上，似乎在守護着這小店子。

樓下還有一列整齊的信箱。中午打包飯回來時，站在信箱旁，看着郵差把信逐件塞入信箱，是何等快樂的事啊！尤其看見信落入自己的信箱時，更是雀躍不已！

組屋前一小方空地，是祭祀及辦喪事的地方。有喪事時，上學繞過那兒，看見斗大的輓文、繁繞的煙，總想快快經過，像逃逸一樣。夜裏哀歌奏起，綿綿不絕。

組屋的第二及三層是辦公室及夜校。第四層有一間老人院及平台。在乘搭昇降機時，曾聽見一位老婦對一婦女說，我的女兒都不認我了，一臉看化了的無奈。有時在小販中心看見熟悉的老人，吃着他人餘下的飯菜時，心裏覺得很難過。

八月十五到平台上賞月，看見了一群無依的老人。在家家戶戶歡渡中秋時，是誰忍心遺棄了這群老人？

組屋上下的人鮮少來往，甚至可以說老死不相往來。有時候樓上吵得天翻地覆，樓下的人根

本不當一回事，眼不見為淨也？

人，其實也非無感情的，只是怕被人騙，被人利用，才逐漸把自己武裝起來，像一隻刺蝟一樣，你稍微摸一摸牠，都會感覺到痛。

組屋左方有一所教堂，附屬着一間男校，鐘聲晨昏悠悠傳來。週末時到教堂去，只見樹影婆娑，落葉滿地。兩扇大門上重重的銅環，彷彿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透過琉璃窗口，可以看見深鎖的教堂內，一排排的長椅。

復活節那天，夜裏自窗口望下，只見教堂的人，穿着紫色衣服，率領着一群信徒，手執着蠟燭，繞着教堂行。那片由燭光匯成的光海，和着牧師的喃喃禱告，有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

教堂旁邊有一間豪華的酒店。每天可以看到穿着整齊制服的服務生，在門前走動。也有許多穿着光鮮華麗的人，在那兒出入。有時候心血來潮，便跑進裏面，坐在那軟軟的沙發上，享受那令人感覺舒服的冷氣。

在聖誕節時，酒店的花花樹樹都披上了彩衣，一片火樹銀花，真美。

組屋右方的街叫滑鐵盧街，順着這條街走下去，可以來到觀

浮生記



音廟。觀音廟古色古香，香火鼎盛，尤其在初十五，來祈福的善男信女特別多。

除夕夜，天甫暗下來，廟旁和附近的街就開始出現擺賣香和花的攤子。

午夜時分，來到街上。整條街都沸騰起來了。那絡繹不絕的車輛，充塞了整條滑鐵盧街；洶湧的人潮，淹沒了觀音廟；裊裊的煙不斷的昇華，冷冷的夜也暖了起來。

警察在街上忙碌的指揮着交通；人們在廟裏虔誠的禱告，在這新舊年交替的剎那，忽然感覺異常感動，為這夜裏的所有事物而感動。

組屋附近有一間圖書館，建立在小山坡上。在那紅磚砌成的圖書館裏，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坐在冷硬地上看書之人。每一回看到他們，不禁對他們肅然起敬。

圖書館隔鄰是博物館，是一座古老的純白色建築物。那兒總是靜靜的，處身在那兒，會有一種時光倒流的錯覺。

沿着博物館走下去，不久便可到達烏節路了。

我一直都記得從前我住的地方的一切人和事。

*張天中作品《牛車水之晨》。



逝者如斯夫？

*楊逋

昔年，孔子曾在川上嘆息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朱注說：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以朱熹之注而言，可與《易經》乾卦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大學》一書所引用湯之盤銘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句同看，其義甚明。

滔滔江水，不為時空所限，就其流動之本性，汨汨流逝，毫無眷惜，亦不停滯。孔子於此，目睹斯景，豈不有所感喟？歎息歲月不居，既往而不可復，時間不止，豈會因人之挽留而回頭？於是，我們即可以朱熹之言作為勉勵，無時無刻省察自己，每天每日都在進步之中，因為天道運行不息，人當效法於天，亦當自強不息，在內心上修為自己、砥礪自己，每一日在道德修養上有所進益，庶幾不負上天生人之本意。

而自孔子之歎息中，我們又可從另一方面體味出其中之不足處。人生而有限，天道無窮，由川水之不舍晝夜流逝，回思人力之局限，於是思量突破有限以達於無限，而就我們固有的仁心善性作一番道德實踐落實於現時空中，發展成一番事業，不論人文、不論科技，皆以此道德實踐為其根本，於是能上繼往聖的絕學，下開萬世太平，在整個歷史文

化之中，發揮其接續延展的作用，以至於永恆，至此，人性得以開展，文化得以延續，這是人人所必須肩承的責任。當然，上述說過，這一切皆須以仁心為其根基，而實踐於現實生活之中。而這一歷程，是每個人都必須有此自覺，主動去實踐，積極去立業，如此，人稟自於天的仁心善性才有其歸向，才恰如川水之奔流，不可切斷，渾渾融融，直奔向茫茫無極的大海。

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之困厄，人力之有窮，不是人人都能有此自覺與積極的。有些人忙於追求物慾而以為氣質的生命才是真實的生命而忘了根本，於是乎貪財縱慾、招權納貨，完全流入生命的負面去；有些則懵懵然，不知所為何事，終日得過且過，浪費了一具皮囊；有些由於客觀環境之不許可，無能力改造而退求其次，隱居田園之中，遨遊四海之外，得意於山水之間，再不知人間何世而以此自終。這一切都是人類的悲哀，要如何去解決這些生命的負累呢？

縱觀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客觀的環境時時使人之靈慧迷失，而茫茫然墮落於歷史之大洪流中，不知所止。不要說對整個人類文化無助益，因其生命已不見光采，即令其對自己本身，亦無所謂的意義了。而所痛心者，是往往在某個歷史階段中，有些人稟着其良知良能想要有一番作為，為時代負起責任，為人性開拓其無限之境，但由於政治之迫害，無情之殺戮，窒息了人的靈慧

。其中固然有不怕死者，但觀自秦以來，多少的士庶人壯烈犧牲，焚書坑儒，集體株連，黨錮之禍等，能不令人扼腕歎息？因此許多人在此情景下，迫不得已，不得不扭曲自己，委屈自己，壓抑自己，而使得個人的人格不得延伸，不能完成，也由此，化為一股悲憤的力量，形諸文字，以抒發人之殘暴，之無奈、之盲昧、之局限，再付諸一嘆，僅求在此濁世之中能稍保其身與真，不同流合污，許多文學作品，就寫出了這些不得延伸之委屈。雖在百年之後，目此，能不悲乎？茲舉例以觀。

一、長流的長江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三國演義》卷頭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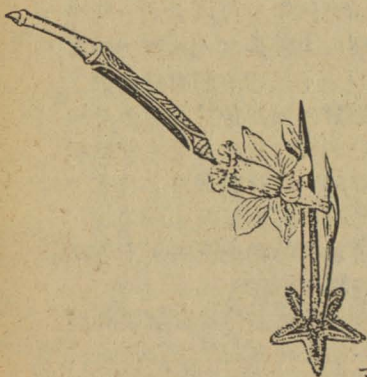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小說，描述當時甚至整個中國的天下大勢之分分合合。在三國這個時代中，崛起了許多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大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及周瑜等。他們曾經叱咤一時，掌握當時天下的形勢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或各出奇謀，為各自的目標、理想奮鬥，展現了他們不凡的氣概，傲視寰宇的英雄氣魄，縱橫一世，制天

下之機。試看許劭之論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亦有曹操與劉備之青梅煮酒論天下英雄；更有曹操之慨嘆：生子當如孫仲謀（即孫權）。龍騰虎躍，風雲際會，各人皆各領風騷，因此在歷史上留下不巧之名聲，永垂千古。

然而，赫赫名聲又當如何？一將功成萬骨枯，哪一個英雄的成就不是由血肉堆積起來的？在歷史上之功過又將如何評議？元張養浩的山坡羊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雖然在當時他們能開縱自己生命的風采，可是今之視昔，後之視今，又當如何呢？縱然神如孔明，卻也歿身於五丈原的秋風中；勇如張飛，亦不免喪身宵小之手。功勳彪炳、神勇無敵，卻只須蘇軾一句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就掃除殆盡了。曹操率領八十萬大軍南下，約孫權會獵於江夏，臨戰前夕，橫槊賦詩，何其躊躇滿志，但「而今安在哉」？而劉備以漢氏帝胄，力求恢復漢室，攻伐曹賊，孔明雖鞠躬盡瘁，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其時，漢為王，黃巾為賊；劉備為帝系後裔，曹操為篡逆，而前此曹操卻以討伐黃巾賊有功；孫權會上表魏氏稱臣，後又自立為帝；毛宗崗批《三國演義》以劉備為正統，司馬光則以實權於誰手上則誰為正統。這一切功過是非，究竟是誰對最錯？「是非成敗轉頭空」，一切的爭奪、侵略、得失、鬻戰，到頭來，所得者何？只有滾滾的長江仍不停東流，青山依舊

，夕陽則已是幾度起落了。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人之不足、有限，對於時空根本不能挽留，只有隨着它的轉移而已身逐漸消失，不論你是英雄或是豪傑；而英雄豪傑，史有記載，書有明文，也不過是如此的結局而已，更何況是區區老百姓呢？而且，在這些權利爭奪戰中，受苦受難的也都是老百姓，但有誰來慰問呢？有誰來將之列入青史呢？後世所知所能的，也不過是這些英雄的豐功偉績而已！有誰看得到老百姓的血淚呢？由此，不得不生出一種不問世事而只求眼前能適意能隨性生活的想法，尤其羅貫中是身處於元代蒙人的鐵腕政治下，還能說些甚麼呢？所以下片就轉出漁樵於江渚之上，自得江山風月之樂，求一己的適意，再也不管人間何世。這不是不想管，而是不能也不敢管。於是或邀三五好友、志同道合者，河上水邊林中，任性隨意地，飲酒暢談，將世上看慣經驗的事，不論美好醜惡，或是古往今來歷史上的風雲人物，朝代的興亡盛衰，拿來下酒。雖說是「笑談」，這「笑」，可是痛心、無奈、淡然的，這之中包涵了多少的辛酸曲折，但不如此又當如何呢？即令你有多輝煌的成就功業，也不得不匍匐在時間巨人的腳下。

然而，人生真的就是如此而已嗎？長江仍是不停地流，可人，難道就此而止？仔細想想，這之中不無缺憾；而這缺憾又要如何彌補呢？人處在這時空之下，要怎樣自處遣懷呢？再看另一套



古典文學

曲。

二、倒塌的朱樓

「哀江南」套曲

〔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南京的古稱）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對着夕陽道。

〔駐馬聽〕野火頻燒，護木長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即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墓）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街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日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沽美酒〕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

〔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哞哞。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離亭宴帶歇拍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榭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與圖換稿。講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此一套曲屬桃花扇傳奇中的最後一齣。

桃花扇為孔尚任的作品，演述明末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中間穿插以明末遺事，其書卷一試一齣先聲裏借副末之口云：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

其時，南明已然滅亡，清兵揮軍南下，史可法投江自殺，百姓都在戰亂中飽經流離之苦，又面對異族無情的統治，侯方域與李香君都出了家，作者借蘇崑生之口道出個人甚至一個民族的深沉哀痛。

首曲北新水令總括當時南明首都金陵城之外貌，處處皆是戰後留下的殘景——殘軍、廢壘、瘦馬、空壕。又值夕陽西下時，縱不潸然淚下，心底亦當抽搐不止了。

孝陵，乃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之陵墓。想末亡國時，此地之受照護自不待言，四時祭享也必豐盛，但如今，青鬱蔥籠的楸樹已成焦木，而羊群哞哞，更是芻牧之場了。堂上鳥羽、蝠糞，臺

階枯枝敗葉，甚至墓碑也已遭人砸碎，這一代君主長眠之所，竟落得如斯淒涼衰破，目之，又如何不起追昔之嘆呢？

再到往日發號施令、群臣朝天的皇城一探，金碧輝煌全然不存，只見滿目瘡痍，遍地蒿萊，玉柱倒塌，紅牆半堵，碎琉璃爛翡翠斑駁滿地，未語滄桑之燕雀飛舞丹墀，猶昔日群臣之朝拜天子，更住著幾個乞兒。

然後走到秦淮河畔，當年鶯鶯燕燕聚集之處，紙醉金迷、歌臺舞榭、絃管笙簫，何等熱鬧！粉白黛綠，令人目不暇給。尤其端午重九之日、燈船競逐、飲酒登高，更顯一片豪華奢靡之氣。而今，都在哪兒呢？綠水不歇、白鳥翔翹，粉蝶戲花、楓葉新紅，何似有半絲人世之辛酸？但一片淒清冷落，刺痛了在一旁目睹的人！

至於長橋舊院，在秋日斜陽中，更顯落魄。長橋只剩空架，溪邊楊柳已垂垂老矣！舊院空門，嗷嗷犬聲不再聞。井敗巢頽，臺階蘚侵，手種的花柳，也只空餘灰燼。「原來娉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牡丹亭」）

最終，才知過去的繁華生涯雲眼間已為塵埃，「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從盛至衰，從興至亡的歷史過程，如今終於結束。過去的風流韻事，眼前看來直如天寶遺迹，徒然白頭宮女之感！朝代更替，江山易主，這事實是無力改

變了，於是放聲痛哭。在這種人事不可改亦不能改的時空中，所能做的又是甚麼呢？撫今弔古，感往思來，又能留下些甚麼？固然辛酸、固然哀痛欲絕，終究是要過去的！在浪花淘盡英雄後，必定又有一批英雄崛起；在朱樓倒塌後，新的朱樓也肯定再建起！那麼在這瞬息萬變的時空中，要如何不被淘汰？如何不被取代？要如何安頓、如何調護？

蘇東坡於「赤壁賦」一文中讚美曹操「固一世之雄也」，卻以「而今安在哉」作一反詰！這顯示人的局限性；更由於「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可看出世俗人間的有限性。天下萬物都各有它的主人，是他的就不能是我的，假如不是我份內所有，即使一毫細物，也不苟取，因此英雄雖立志成大事業，也不免多所拘滯、牽制，縱然成功，必也有「而今安在」的永世遺憾，所以有帝王之求長生術，有文人名士煉丹食藥，卻不能延續、獲取分毫！痛定思痛，毅然決然自世俗人間的名利權位跳脫而出，走向山水田園，回歸天地自然，體味大自然之樂。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並不屬於任何一個人，是任何人皆可以分享，只要有此閒情逸緻，即可以聆聽天籟、觀賞美景，悉讓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自然山水的無限性與永恆性，是許多人在看透人間名利爭奪、人類之有限而嚮往的世外桃源，所以有「白髮漁樵江渚上」之思，也有

蘇崑生一變而成爲江上一漁夫之史實，更有蘇東坡歷經人世驚險、政治傾軋後真正體會箇中滋味者，而辛稼軒也說：「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

當然，這之中有着千萬般的無奈、辛酸，雖是看化，卻仍有不足之處。

三、顛沛必於是

人生固不能似水之消逝而實未嘗逝，因水仍在原處；但我們可自此而理悟個人心性的修爲。隨着外在時空的轉變，容貌已老，人事全非，但所秉持的一顆仁心，卻永恆不易。自我之生仁已有，至我之死仁亦不滅。我們誠然能明瞭人力之局限，世事之不能爲不可爲，而將此悲情化爲一股力量，推擴出去，剎那即永恆，當下完成自我，當下即是永恆。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瞭悟人生之大道，軀殼雖然化爲灰燼，但雖往而實不往，雖死亦猶未死，正如水一般。因此不必遠離塵世躲避於山水之中，以耳不聞目不見爲清淨、爲不動心，其實，人何能脫離人群，避開世俗？苟真正執着此一看法，其心仍是未能悠然，必須是於人間世上，才真正是有此體會，有此超然，不爲外在所牽制。

問題是，此種體悟要如何而能有？

前文說過，客觀環境根本不容許你有表現的機會，甚至還多

所壓迫，這是中國政制的一大缺憾、扭曲。但是，縱然在事功方面不能有任何成就，仁心卻不能隨之而喪失。《論語·里仁篇》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不論境況如何，當盡個人所當盡，雖知其不可而亦當爲之，又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保持活潑潑的仁心，雖面對不同困境，卻因有源頭活水而生命不會萎縮、枯澀，是以歷代雖有殘暴不仁之君主，必有忠諫不二之忠臣，爲其在勸諫之當兒，已盡了自己的本份，也完成了自己。當然，筆者並非鼓勵這種勸諫當死而後已（這是因爲當時中國並未能建立客觀的政體），但也不必脫離群衆遁跡山林，畢竟生而爲人，個人之誠意正心乃是爲了要修身，之後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縱令「逝者如斯」，但由於你之自強不息，源頭活水不絕，人格得以完成，精神得以長存，畢竟還是入世、用世，是以有晉之董狐筆，有正氣貫天的文天祥、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有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張橫渠。

「逝者如斯」，人生果能如此「如斯」嗎？

雲水閑話

下雨及其他

*塵 僧

*陳奇寬作品《大雨如注》。



今天下了兩陣雨。

已有好一陣子沒下雨了，因此下雨時就使人感到歡喜。但也要下得適時。

實際上很少有下得適時的雨。因為雨是否下得適時，是看在人們的需要上。而各式各樣的人，對下雨時間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因此從來沒有所謂真正的適時雨。

只有在久旱後，忽然降下甘霖，那就一定會受歡迎。否則無論是在何時下雨，都會有人歡喜，有人怨的；因為那陣雨可能阻礙了他的生計，也可能干擾了他的工作。

但是在某些時候，或許還是會受到大多數人歡迎的。如下在夜間，但不要下得太早，在深夜，大多數人都入夢鄉了，若在熱帶清涼的雨或者使大家睡得更甜。不過我們會發現，午間的炎熱更需要雨的清涼，雖然午間下雨常使人感到不便。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在處理事物的時候，常常會和下雨一樣，是沒有辦法使大家都歡喜的。

但我們記住，應該盡量將事情處理好，能讓多數人獲益最好；不然也應該保持原則，以正確的方法，在適當的時間裏去處理。

當然有一點重要的是，不要走極端。太過與不及都不好；太過或不及都會令人吃不消。沒有

雨或太多雨，都有問題。

因此我們要學習走中道，在適當的時刻，適當的環境，去做適應大家，又利益大家的事情。

人的一生有限，沒有好好應用，做適時適量的雨，那太可惜了！

價值

在回太平的途中，短短的旅程內，連續看到了三宗車禍，其中一宗聽說還有人喪生呢！

人的生命，在這種情況看來，的確是脆弱的。

前幾天飛機失事的失蹤人士，他們的屍體也已被發現了，只有廿六七歲而已呢！

這幾天一直都讀到這類新聞。

人的生命真的是無常，而且來去迅速。

我們根本無法預料明天會如何。好好的一個人睡着了，就不知能否醒來，見到明天的太陽。好好的一個人，出門了。也不知道是否一定返家，享受家的溫暖。

但人類在各種生活壓力及享受的麻醉中，往往迷失了辨別這一切的能力，幾曾為生命的問題去追尋一個合理的答案？

至少也該讓自己活得較有意義。若生前對社會沒有甚麼貢獻，死後才來哀榮一番，那可以免了。

當然有些人可以活得自在，而根本不理解社會問題的存在。但畢竟我們是生存在一個群體的社會中，若完全脫離，個人也許可以解脫自在，對其他人而言卻沒有甚麼價值可言了。

當然不同的價值觀念，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也許有的人認為個人解脫的人生，才有意義。因此我們也不必一味地呵責他們。或許人真的應該多往內心去追求，而不是以外在的一切決定其價值。

不可否認的，我們並沒有能夠發現到完整的真理，但多少體會一點。豐富我們的生活，總是好的，何況依此也可以引導我們步向圓滿的境界。

心病

必須面對太多的問題時，人的心理也就必須能產生一種力量來輪通這些壓力。

有些人可以用很好的方法，如觀察一切法的真實相，瞭解問題的本質所在。這是根本的方法。不過這並不容易做到。

許多人則是應用心理安慰的治療法，來應對問題。這種方法也會有其效果，但至多只能治標。

不能解決問題者，有的是逃避，有的則是把問題壓抑下來，也有把問題積在心裏。這些都可

能會出問題的。如果問題較小的話，可能不會太苦；但若自己的力量壓制不住，或累積得太多了，那麼，很嚴重的病態也可能發生。有些人因此而精神衰弱，有的甚至會導致精神分裂症。總之當我們的內心無法承受問題的壓力時，便會產生病態。

其實在生活中，很多情形都可能是病態，或病因，但我們沒有發現到它。往往等到病症顯現了，才知道其嚴重性；這時往往就不易治療了。

當然最大的問題常常是病人本身的心力太弱。不過如果他們的心力夠強，產生毛病的可能性就少了；有了病，治好的機會也較大。因此心力弱的就需要靠一些外來的力量。這些力量有時的確是需要的；但有些人卻完全依賴它，這也是不健康的態度。假如我們本身無法建立起信心，難以面對問題，他人的助力，也因不能引起我們內心的共鳴，而難以發揮。

此關鍵在於自信，從心理學的眼光來說，一個沒有自信的人，不止無法成功，往往也容易導致心理病態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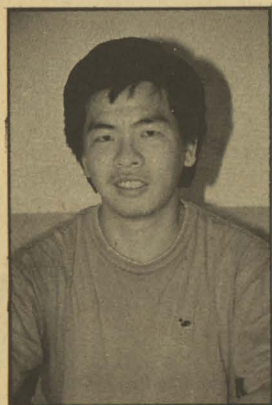
佛法更是強調自信，自信才能自救。

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如夢室

寂寥風味

張天中近期水彩風貌

*黃撫塵



張天中，新加坡一位自學成功的青年畫家，二十七歲，以水彩畫在新加坡畫壇嶄露頭角，作品曾多次代表新加坡參加國外各類畫展。

張天中自言：「水彩只是習作，油畫才是我真正的創作，也是我最終所追求的創作媒體。」儘管如此，張天中在星洲畫壇嶄露頭角，憑藉的還是他的水彩。今年七月，張君曾在吉隆坡丹青畫廊舉行過一次水彩個展，在該次展出的作品中不乏技巧嫻熟、構圖新穎之作。令人激賞的是：這些作品乃出自一個畫齡僅僅三年的青年之手。

從巴黎的塞納河到印尼的峇厘島，以至新加坡境內的街坊閭巷，張天中的畫面都散發着一種柔和綉淡的色澤，筆觸細膩而真實，構圖技巧也頗具新意；同時，整體畫面也流露出一種沉寂澹泊的風味。這種寂寥的感覺，既不同於魏斯 (Wyeth) 的「蒼涼」

，也不是莫迪良尼 (Amedeo Modigliani) 的「憂鬱」，只是一種在寂靜中的觀照反映。從《窗外》、《六馬路的巷子》到《聖母院之夜》，都散發出這種幽幽的寂然之感。

作品《窗外》，是一幅構圖取景俱佳的作品，在一扇黯黃與深褐重重相疊的木窗邊，斜斜的啓開了一方柔亮靜謐的風光。主體是一列閃亮的石級，背影則為氤氳中的草木，唯不見人跡。這幅畫不但呈現出物體的質感與特性，畫中石級的粗糙及黯褐色的「木質感」也散發出一種出奇的寧靜，而且感覺是如此的逼近而實在——因為，畫中的窗戶佔據了整個畫面空間，這使到我們如同置身於畫中的窗前凝視窗外的

風景一般。類似的構圖格局，使人聯想到魏斯的《海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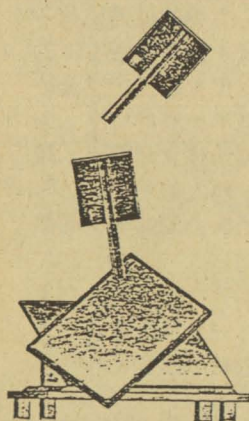
《塞納河風光》是畫家在巴黎的實地寫生。這幅作品色彩繁複而柔和，在畫中晨間的巴黎天空由淺黃、淡紫及些微普魯士藍交揉相融而成；橋堤與船隻的投影使汨汨流動的河水增添了變化，畫面上的顏色也配合着空氣與光綫的律動，使整個畫面的韻律變得明快酣暢，不流於平板與單調。其他作品如《聖母院之夜》、《六馬路的後巷》、《峇厘島的漁舟》等都有不俗的表現。《聖母院之夜》可見畫家的精確觀察與用心，畫中巴黎聖母院的巴洛克式建築不僅形象比例準確，聖母院精雕細鏤的穹門長窗也可見圖式。《六馬路後巷》以傾斜

的畫面空間來表現巷子的侷促與深度，光暗的變化錯落有緻，可惜製造的張力 (tension) 不足，在視覺上所引起的「緊張」效果不佳。《峇厘島的漁舟》利用船帆的造型與透過雲層中的陽光在構圖上取得一種「內錯角」式的均衡，虛實相對下，畫面顯得統一穩定。

印象派畫家西斯萊說：「畫布裏的『生氣』，是繪畫中最難解決的問題。」誠然，一幅有「生氣」的畫，不僅是要求由色彩、光影、綫條、造型等所構成的旋律與節奏，更重視這些色彩與光影的律動如何統轄在完整的曲式之下，就如「情感」必須仰賴一個完整的「形式」來表達。張君目前的水彩創作顯然表達得還

不夠深入，無法達到如大畫家克利 (Paul Klee) 所說的「有機循環」的統一，即前述的情感與形式的協調與統一；但在技巧上，張天中已經掌握了自己的語言。

據張天中說，他曾以半抽象的形式進行創作，在油畫上的表現也與水彩的風格迥異。可惜目前僅能見到他的部分創作。不論如何，張天中以一個自修繪畫的青年在短短三年內能有這種成績，恐怕除「痛下苦功」外，還要點天份才行。倘若他能繼續對創作進行探索與省思，他的確是頗有可為的。



讀藝錄



*右：《峇厘島漁舟》



*上：《塞納河之晨》

*下：《聖母院之夜》





出乎意料，我居然相當喜歡《太陽帝國》。連我都頗吃驚這樣的後果，因為看過一些香港的評論文字，幾乎是一面倒的壞評！香港華人非常「種族主義」，《太陽帝國》以日本侵佔中國為背景，主角卻是西方人，難怪香港華人光火。反過來說，如果主角是華人，而且由華人來演出，一樣的還是會嫌三嫌四，總之怎麼看都不順眼。這已經超越電影拍得好不好的範圍。華人是「討好」的民族，因為華人認為只有華人拍華人的故事才會拍得好，外國人那裏行？這又是很「種族主義」的論調。

《太陽帝國》雖然背景在中國，卻跟中國無關。外國人既然當時已經到中國經商做生意，他們自然也會有故事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本片跟外國人這個外來者也拉不上關係。這是關於成長的故事。成長是每個人共同擁有的經驗，觀眾的成長經驗雖無小主角那麼曲折離奇，還是會有認同感。影片本身努力經營的，就是「失根的蘭花」淒楚的處境。「失根的蘭花」是中學華文科的課文之一，想一般人還會有印象吧。《太陽帝國》無時無刻不在強調這一點，越看下去，越覺得辛酸。不是嗎，小主角從小在中國出生與成長，從未踏足過英國的土地，他不知道英國是怎樣的，根本沒有那種生於斯長於斯，人與土地不能分割的血緣。他對中國當然不會有歸屬感，再怎麼說他還是外來者。於是他沉迷於飛行，也自然的就崇拜作為敵人的日本空軍。

他崇拜勇敢的人，除日本空軍外，就是那個「壞事做盡」的美國小混混貝西。貝西以身作則，本身就是惡劣環境培養出來最優秀的樣板。在任何動盪時代，能夠活下來的都是這種人。當我們的小主角學會一切適者生存的

技倆之後，他縱然擁有十多歲的外貌，他的心境卻是三十歲的。童真就這樣悄悄告別。所以最末一場戲最叫人悸動，父子三人劫後重逢，恍如隔世，連要認也得猶豫再三，因為孩子已經把爹媽的面貌忘記了。這場戲拍出了比恍如隔世更深一層的絕望，看的人只好把它密密珍藏在記憶裏，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

電影不乏拍得精彩的段落。譬如跟小主角友好的日本空軍遭槍殺，小主角攤開一雙手，喃喃自語：今天我學到一個生字，原子彈……殘酷得來又沾上一抹夢幻色彩。譬如上海市四處逃亡的人群，從來沒有人拍得這樣真實過。譬如在空曠的室內踏腳車、打開窗讓風把一室的「狼藉」一吹而空。當然，影片本身也有為煽情而煽情的碍眼段落，好像小主角去捉家禽的一段戲，很莫名其妙。而且無可否認，《太陽帝國》也拍得太甜美了一點。這是導演史提芬史匹堡的風格，不接受也沒法子。

人家說：同鄉見面三分親，這句話的確沒有錯。當我們的小主角一而再，再而三的背棄他的祖國時，只要他一回頭，英國人總是毫無條件把他接受回來。這有點透着奇怪，難道沒有把他當「背叛者」的英國人嗎？當然，畢竟還是小孩，大人犯不着與他一般見識？或許戰俘的生涯，夠把大人搞垮了，那還有閒情去理這些？這就是拍得太甜美的「罪証」之一，因為人的劣根性都隱去，幾乎所有的戰俘都是好人似的。其實，這不能算問題，畢竟任何一個故事牽涉的範圍都太廣，編劇者也只能捉緊主題，其他的只得輕輕帶過。《太陽帝國》是童真一個蒼涼的手勢，作為一個觀眾，我的要求不高，所以非常滿意。



比蜜還甜

*阿梅

其實《太陽帝國》不是拍得不精彩，而是我的天，我真受不了它這麼甜這麼甜，簡直甜得離了譜，吃不下。

還有做白日夢也就罷了，但做得這麼空洞、虛假、毫無地氣可言……怎麼可以對亂世有這樣的禮讚？即使是一個孩子。許多時候我一點也沒有同情，我只是恨不得有人幫我在影幕上重重地揍他一頓。

即使是從小活在天堂裏，也不致於無知、天真得接近於令人厭的地步把漫天烽火炮製成《太陽帝國》般程度。史提芬史匹堡越看越像走火入魔了；要分糖給孩子吃，也無謂分成這副德性

。比蜜還甜，那是甚麼？

或者是，我已是個老積的大人。我居然吃不下比巧克力還要來得甜的甜品了。

最近還看到《光榮歲月》(Hope and glory)，有些地方也甜，但尊波曼最低限度知道一甜成怎樣的程度就馬上停，不像史匹堡這樣毫無節制地甜下去甜下去，要人窒息在蜜池裏不得翻身。

相比之下，《光榮歲月》扎實得多了，且比較有情趣。同樣是以一個小孩的眼，看戰亂世界中的大人世界，且順便自己長大，但《光》就來得比較有真實感得多。

簡介和囉囉交待

*公羽介



在簡介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十一月份的節目表以前，或者應該三言兩語對九月份和十月份的一些相關活動事項，稍作補充交待。

我之這樣說，是因為上次我在這兒報導九月份的節目時，截稿時間在即，而該月份行將舉辦的《英國電影週》名單尚未敲定，迫不得已只好順此旁及了事。

如今當然一切已經塵埃落定，最後入選的片子除了上次提及的《希望和榮耀》和《巴西》外，剩下來的五部是：《相片故事》(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杜拉克酒店》(Hotel Du Lac)、《伊斯威東區》(East of Ipswich)、《人猿泰山》(Greystoke - The Legend of Tarzan, Lord of The Alpes)，以及《鄉間一月》(A month In The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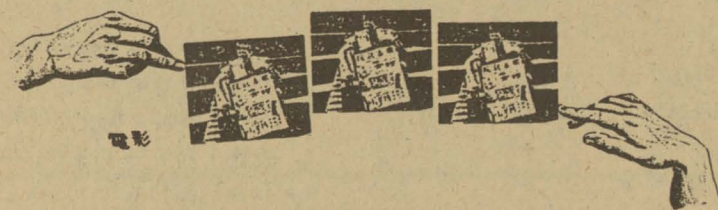
這表示比原定的計劃少了兩部影片，即《After Pilkington》和《此岸至彼岸》(Coast To Coast)。而電影臨時抽起不映的原因，則又是老調重彈：本地電檢處要求剪片，英國片商拒絕讓步所造成的後果。

至於十月份的節目表，其實說真也是「有口難言」——《血婚》、《小牛》，以及「紐西蘭電影週」的四部影片《灰燼間》、《平等對待》、《另一半》，以及《試跑》，我全都不曾看過，故欲想插嘴亦無從。

慘就慘在要簡介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的活動，又最好是預先報導，以免刊出時淪為明白黃花。可是有時偏偏節目裏的電影根本沒機會觀賞過，只好硬著頭皮依憑資料、經驗來強作解人了。

不犯錯還好，偶爾出了「謬誤」，對着通篇幾乎純粹只餘報導價值的文字，實在有啼笑皆非所為何來的挫折感。

但是不寫的話，又像冷眼旁觀電影會留在一個角落「自生自滅」，於理不合於心不忍，於是唯有繼續自限於馬知道臉長，卻不得不濫竽充數下去的困境。



*屠夫

電影會十一月份放映的影片包括了：

1.《恐怖分子》(台灣，一九八六年，一百零三分鐘，彩色)

這是導演楊德昌的第三部長片，之前的為《海灘的一天》和《青梅竹馬》。《海灘的一天》透過一件死亡事件，女主角回顧和反省了她的前半生，導演同時也借了她的遭遇，反映和檢視了台灣女性數十年來在男權社會裏的地位變動。

《恐怖分子》則回過頭來，讓我們看着物質化的都市文明，怎樣侵蝕都市人的精神，到最後導致悲劇事件的發生。

本片已經擺脫了《海灘的一天》在太短的時間想表達太多東西的弊病，是楊德昌至目前為止手術刀般手法運用得最乾淨俐落的一次。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一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禮堂；十一月四日晚上八時正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2.《屠夫》(Le Boucher，法國/意大利，一九六九年，九十三分鐘，彩色)

法國五十年代新潮輩著名導演夏布洛(Claude Chabrol)的片子，固然經常水準不均，但是本片乃屬其佳釀之一。

電影本事？當然又是他一直愛拍的驚悚片題材，一位屠夫在向小學校長求愛不遂後，走向不歸路，工作之餘也利用屠刀向許多位無辜者「就教」，先姦後殺。

故事大綱表面陳舊老套，可是因為導演和編劇獨具慧眼，並且帶着悲憫的心情來塑造兇手的角色，就算本片節奏舒緩，不過在心理層面上，卻拍來十分驚心動魄。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禮堂；十一月十五日晚上八時正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3.《反撥》(Repulsion，港譯《孤島驚魂》，英國，一百零五分鐘，黑白)

波蘭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執導的第一部英語片。

這部心理劇，結構完整的探討了一位孤寂女子的神經失常和對性恐懼的病因，如何釀成一宗宗的命案。

波蘭斯基向來對外景環境的控制極為出色，本片的英國倫敦外景雖然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可是這並未妨碍甚麼，他的陌生感反而替倫敦帶出了新鮮和恐懼的一面。

本片曾經榮獲一九六五年德國柏林影展的銀熊大獎。

放映時間地點：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正於英國文化協會禮堂；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時正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資 訊 錄

- 《因風飛過薔薇》，潘雨桐著，小說集，內收四個中篇作品，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聯合文叢」之十，每本台幣一百卅元。
- 《夜觀星象》，謝川成著，詩集，內收五十一首詩作，天狼星詩社出版，每冊二元。
- 《寄泊站》，韋暈著，小說集，內收十四個短篇作品，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出版，「蕉風文叢」之一種，每本四元。
- 《一九六四》，葉誰著，小說集，內收十四個短篇作品，十方出版社出版，「十方文庫」文學系列之五，每本四元。
- 《沙城》，戴小華著，劇本，已拍成電視劇，十方出版社出版，「十方文庫」文學系列之六，每本六元。
- 《佛國楞伽記》，釋繼程著，遊記，十方出版社出版，「佛教文庫」文學系列之一，每本四元。
- 《千秋不盡》，唐珉著，詩集，內收六十一首詩作，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南

風出版社出版，每本五元。

- 《讀中文系的人》，馬大中文系師生合著，散文集，澤吟出版社出版，每本四元五角。
- 「金石詩刊系列」之二《我等你長大》，陳強華主編，內收國內外詩人作品三十餘首，另有論述、詩曲及譯介。每冊一元。
- 「青梳小站系列」之四《四季書》，由陳全興、李恆義、董志健、歐宗敏、陳雨顏與陳佑然等六人合編，內有瓊瑤特輯、詩、散文、小說等，每冊一元五角。
- 「白屋叢刊」之五《寶貝》，由徐流、胡慧瓊合編，內容綜合性，適合初中以上學生閱讀，每冊一元。
- 《時光隧道》，周燦著，詩集，內收約一百首詩作，新加坡大地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每本新幣三元五角。
- 《手術台上》及《無根的弦》（再版），英培安著，詩集，新加坡草根書室出版，「草根叢書」之十三及十四，每本各馬幣四元四角。
- 《綠綠楊柳風》，孫愛玲著，小說集，內收四個短篇作品，新加坡草根書室出版，「草根叢書」之十一，每本馬幣五元

五角。

- 《最後的牛車水》，梁文福著，散文集，內收十八篇作品，新加坡冠和制作出版，每本馬幣六元六角。
- 《其實你就是我的神話》，作者黃廣青，散文集，內收十五篇作品，新加坡華中初級學院出版，每本新幣三元。
- 《文學》半年刊之廿一期，賀蘭寧、洪生執編，內收小說、詩、散文、評論等，新加坡作家協會出版，每冊新幣三元。
- 《同溫層》第九期，周維介、陳安德執編，內有詩人曹沫紀念特輯、泰國詩人蒙墜·烏瑪維賈尼其人其詩、文評家汪若訪問記、書評、小說、詩、散文等，阿裕尼文藝創作與翻譯學會出版，每冊新幣二元五角。
- 《香港文學》月刊，總編輯劉以鬯，刊有各地區文學史料、論述、訪問、小說、詩、散文等，已出版至第四十六期，香港文學雜誌社出版，每冊港幣八元。
- 《八方》文藝叢刊，總編輯黃繼持，刊有詩、散文、小說、作家訪談、思潮、外國文學介紹、藝術評論等，已出版至第十期，香港文學藝術協會出版，每冊港幣二十五元。

夜的主題

因為要我清醒起來吧
我周圍的空氣
才這麼寒冷

因為要我睜亮雙眼吧
我周圍的夜色
才這麼黑暗

在寒冷和黑暗裏
我的存在是夜
的主題

八八年八月卅一日

*游 川



蝴蝶

牆上輕輕合掌的蝴蝶
前世是那一縷不願
投胎為人的冤魂
靜靜地銜住灰色的牆面
光暈淺淺罩住羽翼
人或蝶，不是她思想的
問題，她甚至不思考
生或死

*方 昂

山水詩

◎王潤華著

本書是作者的最新一本詩集，為了把自己與山水的距離拉近，作者嘗試在詩中摒棄演義性、分析性的語言，排除知性的侵擾，讓理性完全消融在景物中。本書列為「蕉風文叢」之一，每本定價五元，歡迎郵購。



秋與秋聲

*王廣仁(寄自台北)



秋聲

我聽見有人隔著風
遠遠在窗外某棵杞柳樹下吹笛
嫺熟的技巧再三轉折
彷彿竟深諳葉片紛落的節奏

我取下久久束之高閣的酒杯，反身
掬水，塵埃清洗未竟
卻從笛律結尾的技巧認出他來

秋

秋天像一個句子，短潔明淨地
由淡淡的一場涼雨起頭
晚開的一叢黃菊像隱涵其中的語意
須要細心推敲
偷偷流落進書裏的紅葉卻
爲它輕輕打上句號

我在秋末的時候小坐讀書
合上書本仍在窗外蕭颯的風中
讀到了它

起身相迎時他已在門外輕叩
操著豪邁又蕭條的口音
隔牆殷勤地問：
去歲別後無恙？
今日重逢，是否已藏妥了
熬粥過冬的穀食
抵拒寒冷的柴薪
和款待故人的佳釀？

說茶

我們喜歡咖啡
但最鍾愛的是茶

你且細細品嚐
咖啡苦，茶澀
咖啡甜，茶香

我們不說它人間第一
却能瞭解
它種種貼切的習性

溫婉，不霸道
回甘，也振奮
這味道，相當接近和平

八八年八月一日北回途中

詩三首

*傅承得



我是

別在那兒有一段沒一段的唱
把個人的身世譜成低吟和嗚咽
還得等待退潮的沙岸
行人偶爾的過往和聆聽
所以，我不願是一枚貝殼

要不，鼓蕩
要不，雷鳴
要不，海嘯
我是你縱使掩耳
也得落淚的震撼

八八年八月四日樞城作

直視

路在前方消失
夜在前方開始
一彎月牙
用君臨天下的身姿
緩緩高高懸掛

讓心虛和膽怯的人
假裝麻木或睡得香脆
我用我的怒目
灼灼直視
一樣的鋒利和尖銳

八八年八月五日樞城作

類似溫和的理想家

醒來，寂寞令人喜極而泣
當我睡去，彷彿四周
站滿用雨珠低聲討論的大葉樹

爲了土地的生長
蟲聲沸騰，誰思索
違背睡眠的禁忌
睡着而無聊、徬徨，誰思索
把視線躊躇於遠方

我的夢將落實在現狀
堅持公理與正義
你看，憂傷風般逃遁
經過熱鬧的囚房
有人說：「誰管得了失信？」

我的夢會落實在風中
糾纏不清的風裏，不滿
深深的不滿

靈魂深鎖着鬱鬱的疲憊
想個好藉口振奮自己
撫慰社會的傷口
是的，熱忱足以引動人羣

當我們的子嗣廝殺、纏鬪
經濟如日落西沉
龐大笨厲的幻象
在黑暗中誇張
生命乏人照顧
或刻意的忽略
是的，熱情足以引動人羣

爲了土地的生長
爲了生長的方向
我們都是流動的，在時間
因爲愛使我們相依
因爲恨而徒然別離
我們都是流動的風、的雲

聽到裸棄的屍身向命運詔笑
夢落實在生長的土地上
希望在黑暗中妥存
眼前不快事、或憂慮
擺設在疑惑的木屋中
我只有一根火柴
類似溫和的理想家
點燃一室光明
以剩餘的溫暖來下酒

八八年五月八日·大山脚

*陳強華

詩兩首



類似情節 初戀

隔著清淺的夢景
思緒儲蓄著甜蜜
潮汐襲來，溫柔地
體內的大海澎湃
（生命的退潮
顯露枯乾的礁叢
或許也會有美麗的貝殼）

思緒儲蓄著甜蜜
這長長的一生啊，
用孤寂來揮霍
來不及訴說的
臨睡前詳細紀錄下來
今早你說
中午你說
晚上你說
你說你說你說
這長長的一生啊

八八年四月廿六日

浮生記

外一首

*李國七

水塘浮蓮東倒西歪
 一定是昨夜風大
 自樹林那邊齊齊開步
 水叩在塘上浮蓮上
 垂釣的人說幾尾大魚翻肚了
 蚯蚓爬入大地的軸心
 鳥族飛掠樹林的背面
 大小孩子跑的跳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們故意踏進水漬裏
 沒有人生氣也沒有人
 值得生氣
 生氣來了
 生氣也一定會過去
 落日投降了
 明天也仍是會昇起
 一年兩年就這樣過去了
 夢與少年也終於過去了

詩與生活

詩的生活與生活的詩
 其實只剩下了生活，缺詩
 日子那麼的黯我頂着厭倦的心情
 期待另一次起程
 寂寞卻刺激的行程
 想起某些溫柔或狂歡的晚上
 努力追尋的艷麗
 然後錄下落日與浪潮

狗

咬著隔夜麵包皮
 和一些廣東女人拋出的骯髒話
 溜過初晝的街
 女人與男人開始甦醒
 陽光在巷子的前面
 黑暗留在巷子的後頭
 齊齊吠的一個晚上
 也給留在後頭



拉笛夫(Latiff Mohidin)

詩作三首

譯 / 盛輝



在林中

我們不知道
這個晚上
我們怎麼會在這裏
在林中
的一個玻璃電梯中

燈依然亮着
風扇依然在快速旋轉
妳站在角落裏
正除去手套
而我則坐着脫掉長襪

只是我們都好像想起來了
當我看時：妳的嘴唇
紅得像過熟的果子
當你看時：我的舌頭
熱汗淋漓地伸着



我的血 依然在爬行

你我都知道
這兒終將是我的葬身之地
在海床的寧靜中
在漁舟的殘骸
和長滿青苔的生鏽罐子之間

而今珊瑚已開始在我的骨幹間伸延
我的顎骨和散髮
是初生的魚苗嬉戲的地方

在這兒我該是平靜的
遠離了曉星的誘惑
大地已不再是我嚮往的
我已渡過了永久的航程

可是爲甚麼
我的血依然在躁熱不安地爬行
在你沙灘的胸口上
在夜空的清澈
岩礁和漁家孩子的足跡之間？

我在鬧市的 某個車站中醒來

我在鬧市的某個車站中醒來
黎明已出發往天空去
留下夜市小販的夢在巷子的角落裏
一張車票自我掌心捲起
飄向栢油路的盡頭

我不知道已過了多久了
這堵牆就這樣朝我疲憊的眼球
拋擲星子的碎影
冰冷的白柱矗立在我眼前
大廈都迴響着嗡嗡的蜂鳴

夜市小販將回到斗室的角落裏
在躺下之前坐着記下歲數
我在鬧市的某個車站中醒來
牆角的蜂巢愈來愈大



我以為我離開那天，心情會異常愉悅；而那些小瓜也肯定會咧嘴開眉的笑，然後把我送走。

藍藍的天空仍舊點綴着數朵白白的雲，時而還有微微的風迎面拂來。我已暗下决心不上課，就像我剛報到那天，他們知後肯定高喊萬歲。首兩節沒課，該辦的事都已辦妥了，唯有無所事事的呆在辦公室，看着同學們進進出出的與也將離去的老師道別。

四黃是我首先踏入的教室。這被我罵最多的一班，平時總是不安份地鬧成一團，但今天竟鴉雀無聲，有也是交頭接耳的細語。後來班長帶領唱出他們自己改詞的紅河谷。唱着唱着班上的氣氛逐漸令人窒息，終於有數位女生伏在桌上低泣起來，然後有幾個尾隨。我那原本氣定神閒的心情也給弄得亂七八糟了，只覺鼻頭很酸。雖然平時當面把他們罵得五顏六色啾哩叭啦，但當他們考不好時，自己何嘗不難過？

為了不讓他們看到我的窘態，我唯有別過身子對他們說話。但一開口竟覺聲音有點哽咽，那原本欲講的話也只好猛嚥回肚裏。望着淚眼盈眶的他們，我只能安慰他們別難過，天下畢竟是無不散之筵席，儘管自己內心也抽搐着。

在這學校逗留的日子雖不長，但我愈發愛這份工作。很高興能在學習的旅途上扶持他們一把，縱然是微不足道。依稀記得剛來那天，對一切是多麼的陌生同時又有些許胆怯。而今漸漸熟悉了環境，自己卻又行將離去。或許人生就是在陌生與熟悉中循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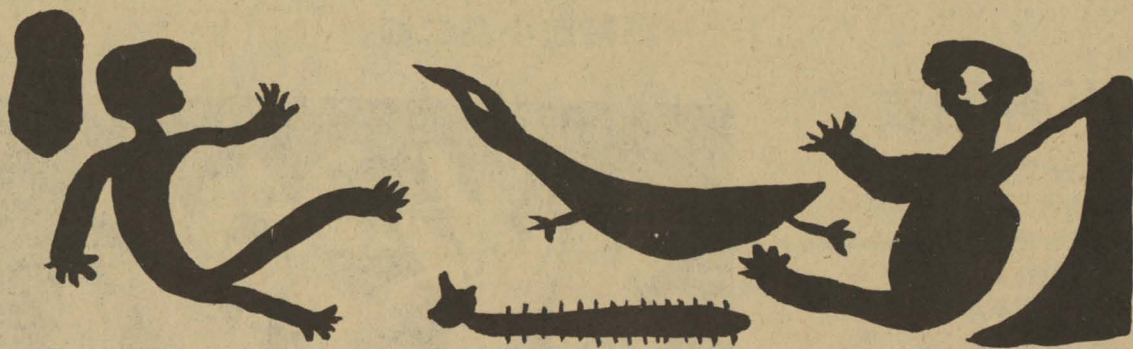
閉上雙眼不少可愛的臉孔紛紛浮現眼前，像那天真的阿霞。某天休息時她有事到辦公室，突然聽她講；你們要走了，那些新來的老師都不漂亮的，教久了漂亮的時候又要走了。聽了不禁莞爾，多麼稚氣的話呵！想着想着越多的瑣碎相繼出爐了。

那天慶祝教師節，我並不是級任老師，且只執教了數個月，因此我想我肯定會在平淡中讓這天流逝。當我與往常一般步入辦公室時，竟發現桌位上擱着一粒蛋糕，還夾着一張精緻的小卡。我還以為是哪個糊塗的小瓜錯把蛋糕擱在我位上，但當我仔細看卡裏的字時，才曉得是送給我的。是兩個小瓜送的，雖把我的名寫錯了，但喜悅仍充滿心窩。趕緊把他倆找出來問個明白，原來那是用他們省下的錢買的。該儲蓄了好一段日子吧？而且還特地跑到挺遠的鄰鎮買哩。心裏確實很感動，雖然後來我原封不動的把整粒蛋糕拿回給他們班上的同學吃。當我走的消息傳開以後，雖然我千叮萬囑他們別買禮物但禮物仍舊是紛沓而至。望着那些物輕但情意重的禮物，我霎時才醒悟原來在笑談喝罵聲中，彼此間已建立起扎實的情誼了。

休息過後，我去給五年級的學生授課，情況也與四黃大同小異。有些紅着眼頻頻追問為何我要走，是否要入大學。其他相偕離去的同事不是入師訓就是大學，唯有我跨出這圈子後，迎向我的又是那一種色彩的生活呢？想到茫然的前途，心頭更覺得有股巨形的壓力重重地壓上來。某位同事對她的學生說她是入到師訓才要離開他們，但這是樁好事，所以她不讓他們哭，因此她的班完全沒有哭聲。而哭聲在我教的班上卻似泛濫了的決堤，一發不可收拾。該天的兩節竟顯得異常地長，為了打發時間就教了他們一首西方民謠。但整首歌被他們哽咽的嗓子唱得荒腔走板。若平時肯定會全班哄堂大笑，但此刻竟沒人展開笑容。

鐘聲響起，我步出教室，只聽背後有人哭着說：老師別走。我知曉這段交織着歡笑與汗水的日子（從此）將漸行漸遠了。

我會永遠記得我曾在這小站裏渡過了些非常亮麗的日子。



祖母

*雲霞虹

妹妹從倫敦撥電來，一開口話已哽咽。難怪啊！她臨走時，答應祖母，她三年後一定回來探望祖母。可是，才兩年，祖母卻等不及而撒手人間。那次一別，竟不能再相見，怎不叫妹妹柔腸寸斷！

父親年少時，祖父就逝世。祖母含辛茹苦地將子女撫養成人。好不容易盼到子女長大後，祖母又得為兒孫忙碌。自小，父親即將我交給祖母照顧，我就一直和她為伴，慣了也不想回家啦！叔叔和姑姑們的孩子亦都是她一手帶大的。如今，當我大到能「反哺」時，她卻離開了。

兒時，我老愛埋怨祖母囉嗦。陳年舊事翻來覆去，說了又說，我總是不耐煩聽完就走開。高中畢業後，在外求學、執教，不下十年。平時上課時間不必說，每逢假日，我又喜到處遊玩，留在家的時間根本寥寥無幾。而我在家的時候，常愛埋首做我自個兒的東西，幾乎沒時間搭理祖母，不似小時，有甚麼芝麻小事都愛報告給祖母知道。

去年的最後一個學期，祖母病重住院留醫，竟不讓父親告訴我，直到我放假返家，才曉得祖母已住院甚久。嗚呼！在病中，祖母猶為我着想，怕我擔心她的病，深恐影響我的教學。該死的我！執教之處離家不遠，不但沒

趁週末回來看看祖母，反而頻頻往外跑，獨個兒去逍遙，撇下祖母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虧有姑姑帶了一家大小，自願和祖母住在一塊，照顧祖母。

祖母的晚年是寂寞的，兒女成家後另組小家庭，她萬分寵愛的我又不常回家。她大字不識一個，沒能看書解悶，平時不善串門子；逛街看戲，她更是認為傷神費錢；電視節目又多是巫英文的，她看不懂也就不大有興趣看。因此，活到老，她絲毫不肯歇着，家中一切大小瑣事，只要她能力所及，她一概親力為之，不肯假手於他人。她說：「人能工作是一種福氣，一停下來不做事，就甚麼毛病都找上門了。」就因為她太精明能幹，才導致我樣樣不行。她笑我拿針好像抓鋤頭般。於是，每當我粗手粗腳地縫起甚麼來時，她總是一手搶過去，三兩下子就縫妥；每當我笨手笨腳地把鐵鍋炒得鏗鏘鏘時，她總是一把將我推出廚房，自己動手炒起來。甚至我當上老師後，每一趟自外返家，要返校的當兒，她還是不放心，定要親自送我到車站去等車，且唯恐我挨餓般，硬塞給我一大袋吃的東西。她不良於行後，無法眼看着我上車，仍要父親代勞，身要我抵達後寫信回來報告，她才安心。每次我外出，遲了些回家，她就伸

長脖子坐在門外等候，直望到我出現，她才松一口氣。她這一舉止常令我不悅，對她吼了許多次；我已老大不小了，您怎麼始終把我當小孩看待？她不理我的怒吼，依舊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以致我差點在愛的海洋中溺死。

垂立墳墓前，我思緒起伏不已，淚如雨下。祖母一生勞苦，從不為自己着想。她只要看到子孫吃飽穿暖，她就心滿意足，她只要看到子孫幸福快樂，她就高興了。她生乃為別人而生，死也是為別人而死。當她知道再活下去只有拖累子孫時，她就靜悄悄地走了。

祖母死後，並沒有留下甚麼。然而，她的克勤克儉，她的嚴己寬人，她的愛人愛己，她的金玉良言，在在讓我們受用無窮。

祖母：每日上香時，我都在呼喚您……。您可聽到我的問候？您可快樂？您可知道我們永遠愛着您？

祖母……別矣！祖母，您真誠待人處事的精神，將是我永遠的模範。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

後記：

祖母於八八年三月卅日晨逝世，享年七十八歲。我無以為報，僅以此文拜祭她，願她安息。

*莊雪航小品二則

小男朋友

我的小朋友要離開我了，我竟沒到我常經過的那間酒廊去喝五瓶威士忌，然後醉倒在那個似陌生又似熟悉的地方。

其實我們不曾好好愛過，所以我從不叫他我的小情人或甜心之類的。他不曾握過我小小的手，所以我只當他是我的小朋友。

(阿玲說我的手小小嫩嫩，天生讓男孩子握的。)

我們是中一那年認識的，然後兩人就那麼自然的走在一起。那時我很喜歡他老式的眼鏡，四四方方，中規中矩，像他的人，總帶着一絲羞澀。後來我自己也戴上了眼鏡，便不喜歡他的眼鏡了。我只喜歡他的書卷味。

他有很漂亮的輪廓；他的爸爸也很英俊，故此風流。他媽媽說他像她，很老實很忠厚，在家裏會幫他媽媽做家務，標準的住家男子。有時我同他在圖書館裏一同溫習功課，偶爾一抬頭，結果眼睛便離不開他的臉。那麼漂亮的人啊。真的一生一世屬於我？而我只是那麼普通的小妮子。我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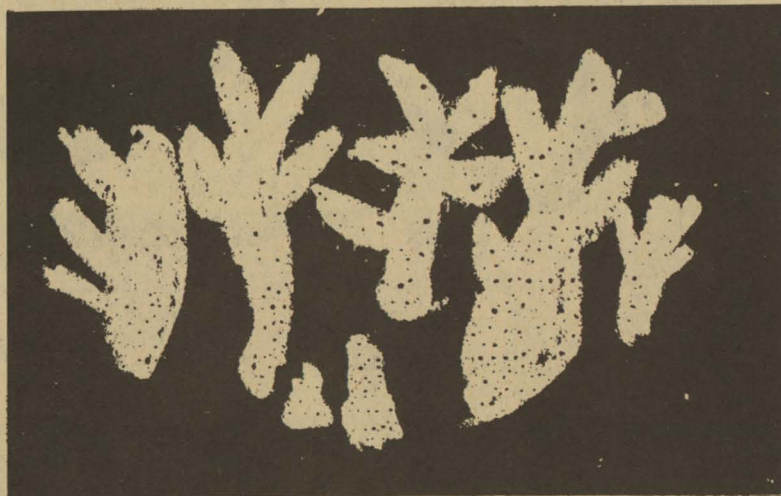
偶爾他發覺了，抬起頭，帶着詢問的眼神。我笑了笑，說：「好喜歡你。」他會很感動的而又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他只會在信裏訴說着他的情意。

而他竟要離開我了，到那麼遙遠的南方去，多教人不捨啊。但我會以最美麗的微笑送給他。我們要有一個美麗的開始美麗的故事。

或許再見面時他會擁着一個美麗的小妮子。

而我也要離開這個叫雨城的地方了。雨城不常下雨，在六月。只總有許多傷心的故事。



■新葉篇

剪髮

以前常嚷着說要留長髮，結果都留不成。常常都是媽媽看見我的髮尾參差不齊，捉着我不放，等我安安靜靜的坐在木椅上讓她修剪成平平的短髮才滿意。所以我從小就是小平頭一個。

後來妹妹學習剪髮，我順理成章的又成了實驗對象。妹妹說難怪我長得那麼瘦那麼小，原來營養全分給頭髮了。我的頭髮的確是長得比較快。

但是我還是喜歡長髮。我常在剪髮時順手剪下漂亮的長髮妮子的照片，也許長髮的妮子總讓我有詩情及深情的感覺吧？我夢想着擁有一把長長軟軟的髮，洗髮後那洗髮精的香味會藏在髮根；然後慢慢地蒸發，在空氣中凝成香氣濃濃。

砍樹 *馬俊國

看人砍樹是一種傷，一種血淋淋的傷和痛。

我蹲在屋簷下，明立與鄧光用斧頭一下一下的劈下去，樹皮樹枝樹桠一片一片，一枝一枝地飛射起來，像劊子手在用一把刀把一個老老的犯人砍得血肉淋漓，在陽光下，一斧一斧地劈下去。那棵樹，活了幾十年，可是今天卻要死了。沒有人知道，這棵樹從前怎樣從一顆種子，一天一天，一寸一寸地長大、開花、結果。他們都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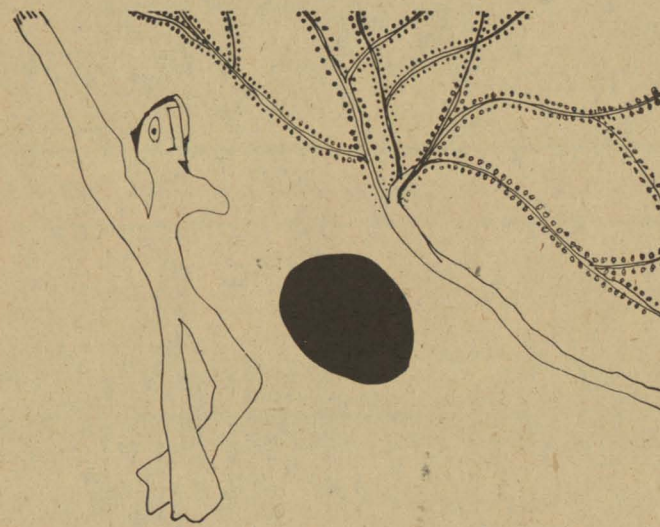
所以，砍樹，對我來說是橫切時間和空間的。這一斧劈下去，陰陽兩隔，多少年華歲月，在那劈下去的一斧被拔起來的同時被截成兩段。

可是看人砍樹，我只想重新做人，希望自己做個會砍樹的男孩。砍一棵老樹，對一個三十歲的男人來說，聽來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可是對一個十八二十的少年，那是件何其驕悍的事！

我開始覺得砍樹是種頂天立地的事業。

中六手記

*淨微



大學先修班，多美麗的一個名詞，就因為首兩個字是「大學」，聽起來講起來也較高級。而我卻固執的愛叫中六。其實中六與大學先修班還不是一樣，一個代表名詞而已。而且中六只有兩個字而已，節儉口舌，亦易上口。

升上中六後，有種被冷落的感覺，尤其是第一年的學生。老師口頭上會嚇嚇我們，說甚麼進入中六就等於一邊腳已跨入大學的門檻，另一隻腳是否能成功跨進大學，就看這一年半的努力了。然後，在教學期間，卻顯得異常懶惰。歷史老師進班時必廢話一大堆，說甚麼班上的學生太擁擠，教起書來不易；又說甚麼理科考得成績斐然的，卻放棄理科而轉入文科，這又增加他在教學上的困難，因為我們這群理科生對於中四中五的歷史不熟悉，也可說根本沒有堅固的地基。但是，看看半年考的歷史成績吧！反而是我們這批沒有基礎的理科生考得比有基礎的文科生好。這令他百思不解。又借題發揮，教訓文科生一番。

鈴聲響時，提醒他已過了一節，這時他才從廢話中回到筆記上。他講一句，我們抄一句。我不知道他這樣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但卻激起我們同學之間的不滿，因而自動自發，多多參考課外讀物。這亦是我們有好成績的因素之一。

還有其他的教師，除了經濟學的老師之外，個個都對學生漠不關心。你要抄筆記就抄，不抄等一天與繳到時他會突擊，那時可有好戲瞧。然而，「等一天」也是遙遙無期的日子。可能「等一天」也就等到我們中六畢業吧！

我們幾個學生對經濟學有濃厚的興趣。上課時有不解之處定會站起來發問。而且老師常會做出微小的錯誤，我們也抱着「求學」的態度去問個清楚，因此經濟課是最活潑的一課，不過來來去去發言的同學也是固定的幾個。

不得已之下在校外自修了一科會計，因為就讀的學校沒有設會計這一科。這無疑是一種損失。也因自修了會計，我們不得不放棄中國文學這一科。雖然沒有

選考華文，但對華文仍抱着學習的態度，也繼續在寫作。我們絕不會因沒考華文而把方塊字忘掉。絕不會。

還有一科 Pengajian am，足足一個月沒課上，也沒教師來代課，因為教的老師到麥加朝聖去了。我們也足足泡夠了一個月的圖書館，不敢浪費分秒，盡量掘課外雜誌來讀以充實自己。

最後一科是每個選考的人經過千辛萬苦向級任老師爭取後得來的一科：數學。自幼喜愛數學的我更不會放棄這科。可是在半年考中我們個個轉入文科班但仍選考數學的學生卻幾乎都翻了個筋斗，分數只在及格邊緣上。我們的數學從未考獲如此差的分數，這激起我們不認輸的心，於是從此更加勤於研究數學難題。

中六，是屬於中學的一環？抑或是進入大學的前奏？當別人問我讀中學或已進入大學時，我感覺到自己是在尷尬期裏，不是中學，因為中六比中學高一級；又不是大學，是大學的下一級。

說不上喜歡中六，因為我們是被冷落的一群。老師常強調我們已長大了，行為須更成熟。不可吃零食、不可吃冰淇淋，要穿上黑鞋，要換上長袖衣，……。如果這些就代表行為成熟，我不知道有甚麼意義？行為成熟並不代表思想成熟。而吃零食，偶爾吃吃冰淇淋，又像重回到小學時代一樣，重溫幼時的舊夢。這不好嗎？

最討厭中六的是因為老師對我們的漠不關心。功課交與不交是自個兒的事。自動的同學當然無問題，但有些屬於不催不動的學生就吃大虧了。可能就因為這樣爛下去，毀了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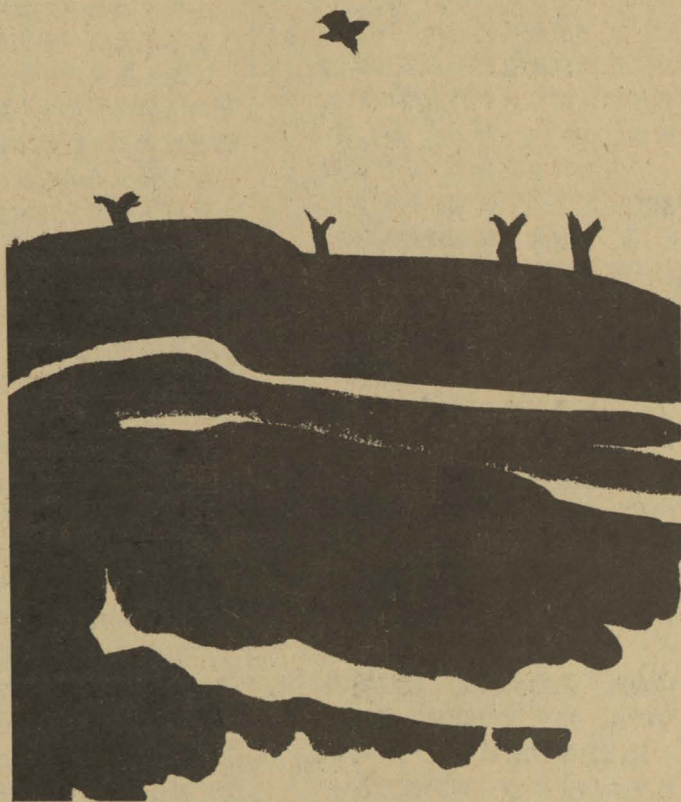
中六的課程並不容易，我堅信自己會繼續奮鬥下去。雖然對老師的態度失望，但絕不容許自己對自己產生失望之感。

願所有中六生與我共勉之。

守住一片燦爛

給學院裏的朋友

*陳偉賢



就在期考即將完畢的那幾天，我忽然在這座小小的城裏體驗了一種蕭瑟的美。那一段日子除了考試還是考試，周遭的人總是匆忙的來來往往，沒有幾個人會駐足靜靜的觀賞學院裏的一草一木。在那條通往圖書館的柏油路上，就落了一地的黃花。不知何由，就在那幾天，片片小黃花漫天飛舞，紛紛自樹上墜落下來。使整條路都鋪了一地黃燦。我打從那條路經過，任由黃花飄落我肩上，頂着燦爛的陽光，我忽然覺得那是我入學院以來頭一遭體驗到最美的一刻。

快一年了，入城至今的三百多個日子之中，自己到底抓住了甚麼？又失落了甚麼？回想當初踏着小徑步行入城時，是帶着滿心的好奇和滿懷的擔憂，且充滿抱負，要盡己所能學習一切該學習的。然而，事實證明並不是每個人都抱着這種目的進城。有些人兩袖清風而來，然離開時亦兩手空空如也。許多不該進來的都進來了。他們重視的不是該討論那種才是最有効的教學法，而是發津貼的日期到底準不準確？他



們在學院裏匆匆的奔忙，一味追求着畢業文憑上的「特優」等級，一味追求着那些不成熟且莫名的不知是不是叫「愛情」的東西。

許許多多人從圖書館進進出出，手上捧着的盡是些講義與參考書，而甚少有人會從中文藏書部捧着《徐志摩全集》或《蘇東坡全集》出來。我不禁要為那些寂寞的書籍們悲嘆。也許正如痲弦在「寂寞」一詩中所陳述的：「一隊隊的書籍們／從書齋裏跳出來／抖一抖身上的灰塵／自己吟哦給自己聽起來了。」這些在他們眼中的「閒書」，難道真的該遭受如此落寞的命運？

實在是沒有幾個人會抱着一種靜觀的態度，去體驗院裏的景物。沒有幾個人會登樓遠眺，縱使對岸的大海在暮雲靄靄時會是片漠漠的霧色；亦沒有幾個人會在意學院禮堂前的夾竹桃在一年裏到底開了幾次花，Aviary裏又添了幾隻貓頭鷹，小魚塘裏又有幾隻魚在遨遊。當然更不會有人能夠在細雨紛飛時，登上B座倚欄無語張望，望向那一片在雨中

飄飄渺渺的大草場，然後背誦一闕雪萊的詩句：Dream thou and from thy sleep/Then wake to weep....

這些這些，在他們眼中也都只有那些不着實際的傢伙，那些假浪漫份子才會做的傻事。

然而，到底他們知不知道他們追求着些甚麼？兩年半之後，當我們各自離開這座島城時，當我們頻頻回首，孤城回望的那一刻，他們會望着一些甚麼？莫不是一片空白啊！曾有一段時日，自己亦如是盲目且愚昧的追求着那種虛幻的「愛情」。皆因開始入城，許多人都說我們將來當教師的，若不找個同是有職業的伴侶，那麼生活將會成問題。所以許多人在那個時刻開始就醞釀一宗宗的 Puppy Love，開始流傳一段又一段佳話。然而半年過去了，才發覺一切並不如想像中的完美。是以多數皆因瞭解而分開，轉而以一顆創痛的心去面對學業。在做了許許多多愚昧的傻事之後，我亦釋然了。誠如朋友所說：「愛情可不是跟你笑笑打個招呼問候兩句那般簡單。你以為甚麼是愛情？……」

然沒有愛情的年輕日子還是過得下去的，畢竟我們有的是徜徉的豪情。生活在一群朋友的圈子之中，時日依然是那般亮麗且多姿采。比如我們會在週末相約一起去打保齡球、游泳或去滑輪場，然後坐上碰碰車盡情歡樂，且暫時拋開那「未來老師」形象。偶爾亦會在「紫竹」裏品茶聊天，彈唱着一些屬於我們的創作歌曲，比如那首德龍作的「愛你的心」，就這麼普遍的流傳在我們的圈子中。若不就買瓶 Wine 在「南園」相聚，在關仔角的星光下長談或去爬山露營。就連趕午夜場亦是浩浩蕩蕩的出發。一副笑傲江湖的豪情。讓年輕的歲月充塞着片片美麗的事物留待日後擷取。一如有個週末，和龍虎及振利拿張地圖，就踏遍了大半座板島的大街小巷……這一切一切，在日後獨自回味時，皆會成為沁心的往事。然而還有多少年華任由我們揮霍？我們是握不住日子的。所以何不好好把握這段芳醇的日子，守住這一片燦爛呢？要知道，我們可是必須接受時序的嬗遞、歲月的倥傯的凡人啊！

過意不去

* 楚楓

像這樣熱鬧的舞會，不來是很可惜的，而我在十天前就開始費盡唇舌勸蘇清來參加，到剛才車子擺在她門口她還是一句話：不去。所以，我自己來了。

她情願躲在家裏，早早睡覺。浪費青春。

於是，我來了。

一個人？布朗遜兄弟都感到奇怪。我只有莞爾，隨便瞎說個理由。

在我最寂寞的時候，一個女子閃進了我的眼裏，她像蘇清一樣有一頭披肩長髮、黑色的眉毛與烏黑的眼瞳。我企圖不看她，而她在人群中，竟是那麼搶眼，令人不能不在乎她的存在。今夜，我是不會寂寞的，我想。

許多人走過都特別回頭望她一眼，許多人像我一樣，站在一角凝望。

不知甚麼力量叫向她那邊走過去，也不知甚麼力量叫我邀請她跳舞，而她竟不考慮的答應了。

我的左手握着她的右手，她的左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右手捉住她的腰。我的臉發了燒似的又紅又熱，我的心怦怦地跳個不停。

想起了蘇清，過意不去。她當然不介意我跳舞，只是，跳這樣過分親熱的舞，會令她咬牙切齒的。我只好安慰自己說，只是跳支舞。

她在問我在想甚麼，我說沒想甚麼。

舞着，舞着，蘇清的影子又浮現在腦海裏來。此刻，她在她那張粉紅色的床上一定是沉睡得像童話中的睡公主。而她會做夢，夢見我和別個女孩子跳舞，夢見我的心慢慢的變了樣，變成花一樣的形狀。而我真的是無以解釋的。不知如何是好。

她問我是不是在想女朋友，我搖搖頭馬上說沒這回事。我並沒有向她說清楚我有沒有女朋友，也不告訴她到底是不是在想女朋友。我是存心的。蘇清知道的話，心裏一定不好受。

蘇清，蘇清，很對不起，我做了件不忠的事。我跳完這一支就不再跳。心裏是這樣的想。等跳完了這一支，又告訴自己跳完下一支再走。而跳完了下一支，又告訴自己再來一支，最後一支。等到散場，她開玩笑的問我可以不可以送她回家，我竟不加考慮的答應了。

在車裏，我一直努力提醒自己，只是跳了一晚舞的普通朋友，只是一夜之情，絕不能再進一步。但是，當她下車時，我又情不自禁要了她的家裏以及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那一夜，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蘇清，從她精緻的音樂盒中拿出了我的心，向空中遠遠的丟去。

醒來，我鄭重地再提醒自己，我的感情，不再允許出現任何車禍。

於是，從衣袋中拿出那張寫了電話號碼的紙，用打火機把它燒成灰燼。是真的過意不去。

櫻花春簡

* 雲俊豪

禮子從大阪捎來一封春簡，內附一份日本色彩的裝飾紀念品，還有幾張櫻花相片；有粉紅色、雪白色、淡紫色。我收到信的當兒是我抵達家門的時候，我剛從英國回來。

禮子，一位熱情洋溢的日本女大學生，我與她通信已有五年光景，每次讀她的來信，我總讀出一股淡淡的清閒。她的英語字彙簡潔而不失文法的常規，她的信箋又華麗得很，每封信我都細心收藏起來。

我寫給禮子的第一封信是在七月，那時日本時屬夏天，在信中我告訴禮子我未曾看過櫻花、甚至不知花簇形狀。她回信說櫻花季節已過，於是她便寄了一張粉紅色的櫻花甫士卡給我，並畫了六種不同櫻花家族的花案，每種都用彩筆塗上顏色。我曾告訴她馬來西亞終年炎熱，沒有四季雅景；我也向她表示很羨慕日本人可在櫻花樹下翫賞櫻花。

到來年春天，我接到她的來信。信裏首一行字如此寫着：「Naicun，我將盡量與你分享賞櫻花的樂趣，這是我的責任，甚感榮幸。」她把與家人赴公園賞花的情趣用相機拍下寄給我。於是

我頓然像身在日本的公園裏，品賞那怒放的櫻花。

上個月我赴英國，正逢仲春。在雲沙(Windsor)古堡山坡上，恰巧有幾棵艷放的櫻花。我如此確定那是櫻花，是因為當時身旁有幾位日本遊客，指着櫻花樹大喊 Sakura，隨後，他們提起相機，瞄準距離拍照，似乎能在國外看到他們的國花而引以為傲。而我是初次看到櫻花，於是便依靠在古堡欄杆以櫻花為背景拍了幾張照片。

自從看到櫻花後，我與櫻花的緣份也濃起來。過後我又去牛津城市小住三天，在牛津大學的一座植物園中，看到另一種櫻花家族，那是白色的一棵，我懷疑那是牛津學生種了來做研究的，那櫻花樹幹釘上一個小牌誌寫着 Shimidsu Sakura，我拿出隨身帶着的記事簿抄下其名稱，等園丁及其他遊客走遠時，我採下一片花瓣收在手袋裏。

第三次看到櫻花是在劍橋大學校園裏。當時我才親身體會到賞櫻花的樂趣。春日太陽是暖和的，風吹起時，我這來自熱帶的小伙子也會起了冷慄。在草坪上，櫻花樹下，一對對學生情侶，

以最舒適的坐姿觀看櫻花，有者閱讀，有者對着櫻花指指點點，更有者在情侶臉頰輕輕一吻。

在劍橋看到的櫻花家族，與在雲沙、牛津所看到的迥然不同，劍橋校園的櫻花弱不禁風，風吹起時，花瓣猶如雪花紛紛墜落，那又是另一種天地。在那花瓣鋪滿一地的樹下，有幾位女生攤開信箋在寫信，我心裏在想，那幾位女生一定是在寫春天的故事，春天無處不春簡；我走過去請求其中一位替我拍照，背景就在那花瓣墜落的櫻花樹下。

去英國旅遊，使得我對櫻花的瞭解相當深刻，也應驗了「瞭解最深的時候，也是分手的時候」。回到北海家中時，便收到禮子的信。在信末她說：「Naicun，這是我寄給你最後的櫻花相片，我想我已把所有有關各種櫻花的相片都寄給你了，我再也沒有其他的可寄了。」

從此以後，在許多個春天，禮子不再告訴我關於櫻花的故事，也不再寄相片給我了。必定是我瞭解櫻花太深，令櫻花不想與我親近了。

黃瓜而苦瓜



*阿細散文

開始注意這飯檔是因為它的名字：「小而大」。當時就想，真謙虛，只期望積少成多，只問量力而為，不敢太奢侈，知足常樂，一小步一小步走……或許也一樣能走到目的地，很有一點隱於市的姿態。飯檔主人是一家子，有爸爸媽媽女兒，一個更小又伶俐的小女兒。聽他們之間的粵語對白，在周圍都是福建話交流的空氣中聽來，很有一點叫人認同的親切感。喜歡又加了一點點。很後知後覺，過了一段時日才知道他們也賣湯。是一小碗作樣本，擺在另一角落，附一張紙說明，通常都是這些家常式的名堂：白木耳湯、蓮藕湯、西洋菜湯、鹹菜湯、羅宋湯……還有，還有老黃瓜湯。第一次試的是老黃瓜湯，記得很清楚——一碗才六毛，喜歡又加上三分感謝了。

是記得很清楚，因為那時還沒發覺到說明紙張，正猜想着會是甚麼湯呢，來了一看，呵呵，黃瓜。一時間呆了一呆，周圍的

人聲漸低漸遠，啜了一口，溫熱的湯。呵，不淡。不。淡得正好。許多許多許多回憶隨着升起的热氣清清淺淺的浮上來了。

想起三姐。三姐喜歡湯。包括老黃瓜湯，當然也包括了湯裏的老黃瓜。那個吃相，彷彿還很美味似的。我可沒喜歡黃瓜。單覺淡而無味。黃瓜是甚麼滋味呢？別問我。從來不吃，讓給三姐吧——不好吃的都學孔融讓給三姐。

三姐卻把好吃的也讓我分享。她是這麼良善的人。她的世界一切公平無爭。然而一旦這小小的世界遭人破壞，她不會仍然靜靜坐着，她會力爭——不是那種智取——是那種接近愚笨的雞蛋碰石頭的力爭。倔強而固執的人不屑智取。

她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倔強的一個。

她是我見過的人當中唯一敢在父親擺下黑臉孔後尚不知退讓地說道：「你是父親，你是父親

又怎樣？做父親的也要講道理！」使父親氣上加氣，只會得吼道：「反了！這世界還成樣子，做女兒的來向父親講道理！」——是那一次。他們吵了很久，忘記是為甚麼了。最後她哭了，不，那不是哭，那是一口氣無處可洩，壓在心上，那是氣極的抽泣，那是一座火山不被允許爆發，那不是哭，至少不是弱者妥協無助的哭。她並沒哭。

我卻彷彿流了淚。

我只記得我後來走了出來很快地一直走一直走到大草場，望着滿天星，很不爭氣的淚光閃動在我眼裏。我並沒生氣甚麼。或者是同情吧。同情一個小小的影在另一個巨大沉重的陰影下的無助。我對自己說，要寫，就叫顏色與聲音。彷彿這世界只剩下一些強烈的顏色與憤怒的聲音。至少有一些人是這麼倔強。完全倔強。完全不管俗世一切約束的倔強。管你是天管你是地也要講出一個道理的倔強。一切是平等的，在那個小小的世界。

沒寫。許多年後了。許多事替換更改。很多舊事外貌漸漸模糊了。然而也有新發現。經過一些波折，經過一些打擊，我卻啞然驚覺是甚麼時候，我自己在某些關節上，也那麼倔強，不肯改移。彷彿某些人在某種境地有某種反應完全是由性格及感情所決定而非受理智與俗世規條管束。

漸漸明白事物的因果。漸漸看到在命運播弄下人生無助又無奈的一面。經驗是以某些代價換取的。我以無知及天真換取一些痛苦與倔強。

彷彿得到的就是生命裏多了一些很苦很苦的幽默及很淡很淡的微笑。

望着這黃瓜，我慢慢回到現實來，輕輕品嚐。我微笑，連黃瓜也吃得出滋味，大概吃苦瓜的日子也不遠了。那時我可以笑着說，呵，不苦。不，苦得剛剛好。

關於愛情



*阿細散文

關於愛情，一切從童話故事開始，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所有王子面目模糊），非常女性主義。安徒生亦不例外，向女主角一面倒，（例外的是那位錫兵吧？）梁祝、羅密歐茱麗葉（這些名字被濫用次數之鉅，大概連當事人也不好意思——再濫用一次也不為過）……公平一點，男女並行。接着是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名字名字：瓊瑤、依達、嚴沁……及所有其他後起之秀，真糟，還沒上初中，一切幻想已經無疾而終。

後來，後來……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寫情……是這樣的，「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向」。非常簡單直接，為情生為情死，嗜遍情之甜、情之深、情之苦、情之渺，可信程度因小說中個個性情中人性格分明而稍稍提高。但他們沒辦法超越愛情……始於情，止於情……但愛情似乎本來就是那樣的，是兩個人的事。同全世界沒關係……所以法海和尚到現在仍沒得到普遍諒解。

用來形容愛情的公式名句不外，墜入愛河與墜入情網。整個過程是緩慢而不自覺的，而且難以自救及逃脫的。準備入情關或

上情場的人，應先自備救生圈與利剪各一套，因為愛情是盲目的（另一個盡人皆知的濫用名詞）同時一百對一百或五十對五十的愛情是很奢侈的，沒有甚麼事是能用秤坩來稱量、分配，且絕對公平的，在愛中亦一樣，一旦支出與收入不平衡，應思量繼續或放棄了……因愛情而帶來的傷痛是即使醫學昌明的目前，也很難完全根治的。唯一解救，是個人的智慧與閱歷——但真糟，沒有人是生而知之，且知而防之的。即使最聰明的人也不一定完全免疫。因為人是群體動物，即使最無情的人，也希望有人同他聯合起來，對抗全世界。同時風氣使然，自古即是。

當然，愛情相對人生而言，並不一定是個大題目，視其人天性而定。從前的人，男人的一生偉大事業是事業，女人的一生偉大事業是愛情。如今男女平等，似乎男重事業，女也重事業，每個人都為自己而生，（甚麼是愛情，我不懂），每個人都高知識水平，真好，每個人都轟轟烈烈。為社會，發光，為自己，發熱。嗯哼。

所以愛情其實只是一個遊戲。遊戲的基本法則是誰先愛上對

方，誰就輸了。多麼簡單。這是一個愉快的遊戲，要玩得漂亮有風度只需具備一些基本常識，知道這一點就夠了：世上沒有永遠本質不變的東西——同時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壞的打算。輸了也不要緊，誠如世上其他美好的東西——愛情有時候是屬於一些幸運的少數份子。

關於愛情，蘇聯的霍梅林斯基有一些話，其實也是我想說的，是這樣的，「愛情的實質在於一個人感受到另一個人的特殊的吸引力，產生了戀戀之情，這種感情使他在另一個我中忘掉了自我，而且恰恰在這個忘懷中獲得了新的自我，在另一個人的幸福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句句令人心折。

如果，如果……有人簡簡單單在我面前說一句：「因為我愛你。」——多麼鏗鏘有力——這是一件多麼使人高興的事，但在感動之餘，我想我的反射動作是以第一時間發問最實際的問題：「親愛的，請問這是童話故事，還是武俠小說，或者是愛情遊戲？」

我必須這樣做以調整我的心跳頻率。

選擇

人生的複雜，無奈，或許是因為要作選擇。而且必定是自己親力親為，無從假手他人，決定在你。誰會那麼福星高照，百事百物由大力水手一手搞妥，就只需講兩句不費力的「謝謝」呢？

很多時候，自己要做自己的大力水手。

真的。因為每個人必先為自己打算。有餘暇再顧及旁人。願意看一看的已交情非凡。更願意攬在身上的，真是……三生有幸，出門遇貴人，豈是兩句謝謝能替代。

真的，一般是適度地表現了高度熱心，當時——不過後來又忘記了。假如你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沒有很大的利害關係及重大意義，通常他們是記不住的。

如此現實，當然，使人心涼。然而你又豈會例外。每一個成年人都自愛。是否你肯定，最終，你不會複印別人的面孔？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了做阿甲。無法同時成為阿乙。除非你備有各式面具。

對一些人來說，真不易，真假之間，如何區分。真心未必遇到真心。即使遇到，誰能預料世事總一片坦途，沒一波，沒三折。即世事不多變，是否心不變？

或者一切並不複雜。

想太多做甚麼？煩惱總因多思想。假如決定了，罷了——放開一點。每一件事都令人微笑，為甚麼不。



後窗

外頭在下雨。連綿細雨。

還沒下雨的時候，我在後窗看風景。我住九樓，可以看到比我略矮的建築和比我高的天及白雲。我看到在掛晒的床單被風吹得啪啦啪啦響。好像忽然間活了過來，意氣風發，極放恣的樣子。人們看看天色，要下雨了，不放心，馬上把它收了進來。一下子整幅床單垂了下來，由立體回復平面，一轉眼的事，剛才的燦爛已經過去，原來一切由不得它自己作主。

下雨了，我關上窗，回到屋裏來。守着燈光靜靜寫稿。我忽然停了下來，看看四周。這地板及廁所我每星期打掃一次，每星期我對它的留戀加了一分。望着漸漸增加重量的書架，我對將來要搬的時刻的來臨少了一分期盼。當然，最終我是要搬的。我朋友說，住得不好，毋寧搬。

我回到後窗看風景。心緒煩亂的時候我喜歡站在後窗看風景。看天色變幻。看衣物感覺風的

撫慰。我知道對面人家的生活步調。五時五十五分起床，六點吃晚飯，準十時熄燈休息。因為我看了近六個月的後窗風景。

我又走回來繼續寫稿。

寫了一半又停下來。環顧四周，發覺有些角落沾塵了。有時忙起來，也就有疏忽了。有一點點歉意。不過搬離後，誰來勤拂拭呢，也沒再往下想，因為一切也不在我的能力範圍了。忽然間不遠處鼓樂喧天，在演奏一首叫「秋水伊人」的樂曲，大約是慶中元——又亂又嘈又淒涼。

我又回到後窗看風景。

雨小了一些。我開了窗透一點空氣進來，不斷的水滴沿窗玻璃而下。看着看着，沾了水在玻璃上寫。也不知要寫甚麼。寫完一看，原來是個「忘」字。

對面人家開始做午飯了。看看，覺得也該準備午飯了。大抵又是煎蛋。因為是自己學會而自己給吃的，在覺得一種小小的快樂的同時，有一陣小小的悵悵。

隔

我把每一件物品都封進塑膠袋裏。我仍然看到我眼前的事物。但摸上去每一件都隔了一層薄至透明而仍然存在不可解開的隔膜。我望着它像一個打不開的謎。

他不明白是甚麼帶走了生命也不明白為甚麼他不能使生命回來……他願意以他全身的力換取造物主一點點的垂憫……一點點的希望與溫暖與愛……

(他說可能我不明白你……)

你也不明白石的沉默是否能在塑膠群中找到同樣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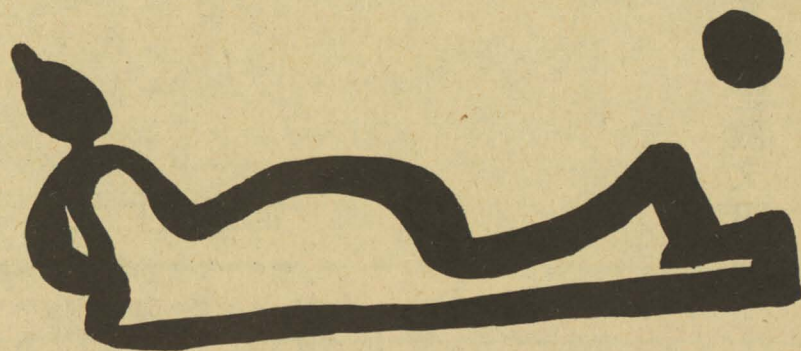
光

我是因為照射在臉上的日光而醒過來當時我坐在回家的車上我轉過頭看到玻璃上反映的我我的眼內已有了塵色我想我真的太久沒有回家了然後我看到窗外我熟悉的原野但我沒有像從前的高興因為我在想為甚麼我們不能像原野上的植物一樣付出一點點小小的真心……我多麼希望你也看到我望到的原野……

他看着這雙手(是這個形狀)他看着這把頭髮(是這個顏色)他看着這張嘴唇(是它訴說過故事)他看着這個女人(是他的母親)……他看着很遠很遠的地方——大約是離今天四十三年前的天空——然後他輕輕閉上曾經看過太多悲哀的眼。

或者我未曾明白生命的尊嚴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告訴那遠遠的穿過兩個行星穿過大氣層穿過群山穿過叢林穿過礦湖穿過空氣隔着玻璃落入我眼內的太陽

我說，我拒絕放棄。



地圖

你送我一張地圖。其實那時我們之間仍很陌生。但你一向大方熱心，甲乙丙都得到一張地圖，自然不能漏了丁。

一段日子下來，似乎大家才真正互相認識對方。原來你還有那麼多我看漏了的品質。或許你亦有同感——原來我與平日見慣的那個我大不相同。住得近，看得真，似乎你我之間共同點還真不少。雖然誰也沒說出來。

但其實我們並不完全相似。其實我們之間差距很大。在思想背景上你在我身後，在實際行動上你遠遠超前。當然我知道你欣賞我的小聰明；像你看見我的日記本上題字「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會得微笑。你甚麼都知道。不。你甚麼都不知道。至少你不知道日記本裏寫些甚麼。

當然你還喜歡比較天真、樂觀、幽默、常微笑的我。雖然我有時很低調地做人，但大多時候我很努力做人，像一塊不知疲倦的頑石。其實並不，我也很倦很累想暫時放開一切一切消失一陣的時候。其實你也知道的。但你比我更努力做人。你做得轟轟烈烈，你知道嗎？我想你很清楚，你知道。

你要我送你一些字。你想得到一些鼓勵。其實何必？你一直都是強人。你已經做得很好，或

者太好。

所以我覺得自己遠遠落後。我知道的又那麼少。不。或者我知道一些你很難明白的事物，關於人生。我想我知道的比你想像中的多，多很多。其實你並不需要知道那些，那些離你很遠，那是另一張地圖。知道那地圖上的一切並不代表幸福。那只是另一個或有意義或無意義的世界。你無需明白。你只需要繼續明亮地做你認為應做的一切就行了，你會的，我知道。

真的。你是那麼明亮，像你仰起臉總看見的一顆星。假如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想我能微笑說我認識。雖然其實我們仍很陌生。因為我不很明白你。我知道一些，但我知道另一些，似乎更多，像你的並不明白我。

真的，我已改變很多。我曾經失去一些，我又得到一些。我固然高興我學習到新的事物瞭解新的道理，但我忍不住暗裏為我失去的感到一點點難過。不止一點點，是很難過。

其實並不需要難過，我們只是世俗一份子，為甚麼要與世俗對抗？為甚麼要自尋煩惱？為甚麼要苦苦尋求答案？為甚麼要知道那麼多？我只希望你保持明亮。

所以我不送你一張地圖了。

假期生活

開學了，我要例行公事叫學生寫一篇作文：我的假期生活。所以我要以身作則，先寫一篇；是嗎？

老了就不寫小學作文譬如：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假期生活？嘿。

這一個星期來我日日睡至十一點，報仇式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下去睡下去。睡得真痛快。省吃早餐。起身打扮一番：刷牙洗臉梳頭；開始準備午餐。一邊回憶昨夜的夢。我最近做許多夢。我這一大段時間很怕碰及的聲音。我精神衰弱。我有精神分裂徵象。我有自殺傾向。哈哈。神經病。

我夢見我所有朋友。如繽紛錢如繽紛人生，多心繽紛。如我所有朋友。

夢醒我會心痛。因為那竟只是一場夢？幸好只是夢？

我像一個家庭主婦。其實後來我不想嫁人了。

一日弄兩餐吃。

晚餐後在後門看夕陽。有時真刺眼。不能張大雙眼。若年輕？呵收音機在唱甚麼年輕的。

對，忘了；你說我有沒有夢見一大堆我的親人？甚至我的情人？

我們說夕陽。那一日有一粒大大粒的太陽，是叫太陽吧？噠一聲跌入山後，天便暗了。那粒太陽是紅色的。

我教學生：天色漸晚。他們下一次寫週記會用了。好學生。——是誰想問如何做一個好學生？——

餘言後談。

獻給小他

或許你會看到這篇東西，或許你會笑。或許你會感動。不或許你會哭。不或許你無動於衷；那多悲哀！你不至於吧？我還是希望你好的，我還是祝福你多，我還是喜歡你的；我或許愛你的——不，讓我說甜言蜜語，我一向很會的呀！——我愛你。

我考慮了題目不要讓你知道我寫這一篇東西獻給你（他媽的，嘻嘻），後來還是採取直接的「行動」。你說我是不是很直接的？天曉得天知道我的天。

因為你已收到我的信在先，信中告訴你我在酒店咖啡座看到一句喜歡的句子……便忙忙寫信給你來了。那倒是真的；我喜歡有人感動高興，天知不知道都不要緊。

後來我喜歡了鍾玲玲（不要刺激我說你已不喜歡她），那個可愛的女子。我看《我的燦爛》；甚至她的書名也取得是好的，對？就是那麼樣，的燦爛。

就是這麼樣吧？我的假期？你看前面那篇吧，那是隨這篇附送的。如果你要也可以說是送給你的。啊哈啊哈死了！——可是我到底寫了一篇東西送給你。我和你都很高興，我和你都還了一個心願。謝天謝地。

加愛敬上八八年八月八日發發發發——也。

心靈相通

昨夜我和朋友討論一個很正經的問題，我的朋友越說越精神，後來我們說到凌晨二時多，我的朋友倦極而眠。倦極而眠是很好的，因為我最近常在床上反覆輾轉睡不着，能夠倦極而眠是福氣。我害怕倦極不眠。後來我又再坐了半個時辰，聽到狗的低咽，想起和朋友說話時三兩隻狗也在悲切鳴咽。我們心驚肉跳。我的朋友睜大眼害怕說：好心！我不要害怕。我現在也不要害怕。我坐着想我們方才所討論的。還沒有結論呢！後來我終於也幸福地倦極而眠。

翌晨九時十五分電話嘟嘟響，嘟嘟，嘟嘟，嘟嘟，（鄭裕玲又不在這裏！）我還在發夢，夢見自己又在人前赤裸。這麼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昨夜和朋友說話間透露了自己某一些不想透露的感情。夢見有電話聲；然後：不是夢！我跳起來奔起來，匆忙間踩翻地上的香煙盤子；我不說煙灰缸因為我們把一個青色透明盤子拿來裝煙灰。踩盤子？踩地盤？噢嘿。我睡着覺邊跑邊想：為甚麼電話響這麼久沒有人要接？變態了？懨懨然拿起電話：哈囉？沒有聲音。再哈囉沒有聲音。再哈囉沒有聲音。房東的女兒說電話壞了。

我回去房間重新躺下睡覺。我知道我會睡不着。電話繼續響繼續響，斷了，繼續響繼續響，斷了，繼續響繼續響。我閉着眼（閉目？閉目而逝？）想：是他打來的。

於是今天我提早出去，打個電話給他：今早你打電話找我？是。你怎麼知道？我微微笑：因為我們心靈相通嘛！

記

雨下起來了。我在教室裏。學生在考試。我要寫一篇散文。原本我要說：我要寫一篇稿。

雨由細細的一絲絲下成粗粗的一絲絲；還不能說一條線。我看見雨絲由天空落下來。雨幕後是青蔥藏綠的葉。那被稱木麻黃大葉樹的樹。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握着大葉樹一顆美麗的果實坐在巴士裏睡着了。醒來匆匆下車遺失了果子。長大後想起，總有一份迷惘的遺憾。

雨又下了。今天我看到報紙寫：吉隆坡的水患幾時才過去？

我原是要把一直記着的一個靈感寫下來。再不寫下來我便會忘記了。

那一日是傍晚還是夜晚了呢？我已開始遺忘。只記得在暮色裏我看見一叢馬櫻丹。在市區內的那一片海洋岸邊。有一叢橙紅色的馬櫻丹，我們幾個女子走過去，我往地上望；我習慣低着頭走路。因為寂寞。——在腳與腳擦過之間我看見一隻螃蟹的臂。一隻紅色的獨臂。有一次在馬六甲一條河邊我看見許多獨臂蟹。小小的身體與巨大的臂。畸形的美麗着。

我現在是在下午裏。陽光溫溫熙熙。我昏沉欲睡。唉。



旅程

* 圖與文 · 徐流

我不瞭解整個過程，一開始我便累了。

星子一點一點佈密天空時，我們已摸不着月亮在那一個方向。薄薄的月色穿越過濃密的樹葉叢，看不清彼此的臉。同伴們似一團團黑色的物體，蠕動着已快耗盡體力的身軀，匍匐前行。偶爾抬首，還可從葉隙間看見一顆星子，凝結了一種陌生與恐懼（我很累）。他們到底在尋找些甚麼呢？一行人揹着重甸甸的背囊，疲倦的臉，襯托着剛毅不屈的神色，似林中其中一族獸類（為甚麼我會歸類？因為好奇？身不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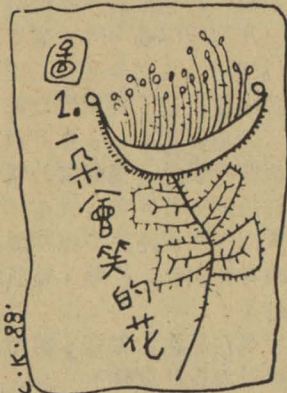
不知道掙扎了多少個白天與黑夜，我隨着同伴踏過的足跡，一路往上攀爬。這是一座山，甚麼名？為不願被棄，以及某種不明所以的心情，我緊緊尾隨，不願落單。手脚皆被一路的芒刺扎得皮綻肉開，有時候會遇到一條河，便沿着河的支流涉水而上，當走到我默記中的第七條河時，便是今天晚上，我們不但看到滿天星子，還有一彎清冷的月牙，但沒有人願意停下來。

「不過是一彎月牙。」有人小聲地說。

直到天濛濛泛白，一路的景色與上山的路途完全相異，我們看到一棵開了八種花的樹，我驚嘆地停下脚步。

「拆開了，不過是一棵普通的樹。」其中一人說着推了我一把。然後我看到一朵會笑的花（圖1），長着四方的，有芒刺的葉子，並有兩粒小梨渦，笑得身體微微顫抖。

「妖精！」其中一人厭惡地說。



雖然這些景物給我的快樂，不能獲得他們的認同，我仍然繼續與他們結伴前進，因為前面也許還有更有趣的景物。果然不出所料，遠遠，我看見四隻傻乎乎的綿羊（圖2），擺着登羅漢的姿勢，輪流着啃樹上的葉子。

以及一頭頸子短了一截的「長頸」鹿（圖3）用整張臉磨擦着草地翻滾，一副「終於能夠躺下來」的知足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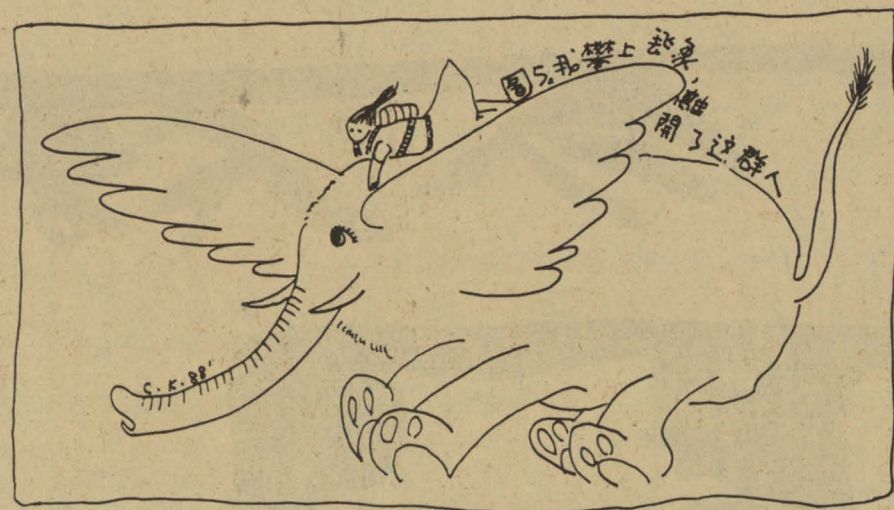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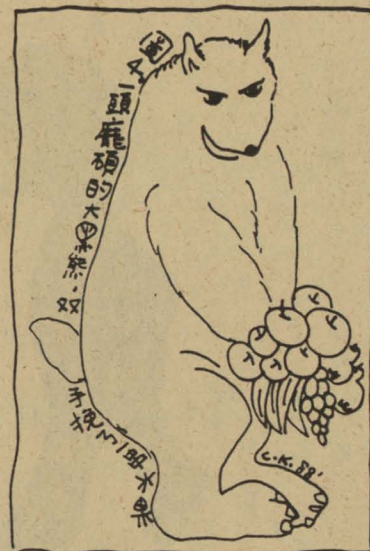
當然，我的同伴們免不了冷言一番，尤其那頭龐碩的大黑熊（圖4）雙手挽了一大串果子，我幾乎聽到他們不屑的「哼！哼！」，闊步往別的方向走去。

當我看到一隻象……

「找到了！找到了！」我的同伴們瘋狂歡呼，我循着他們狂奔的方向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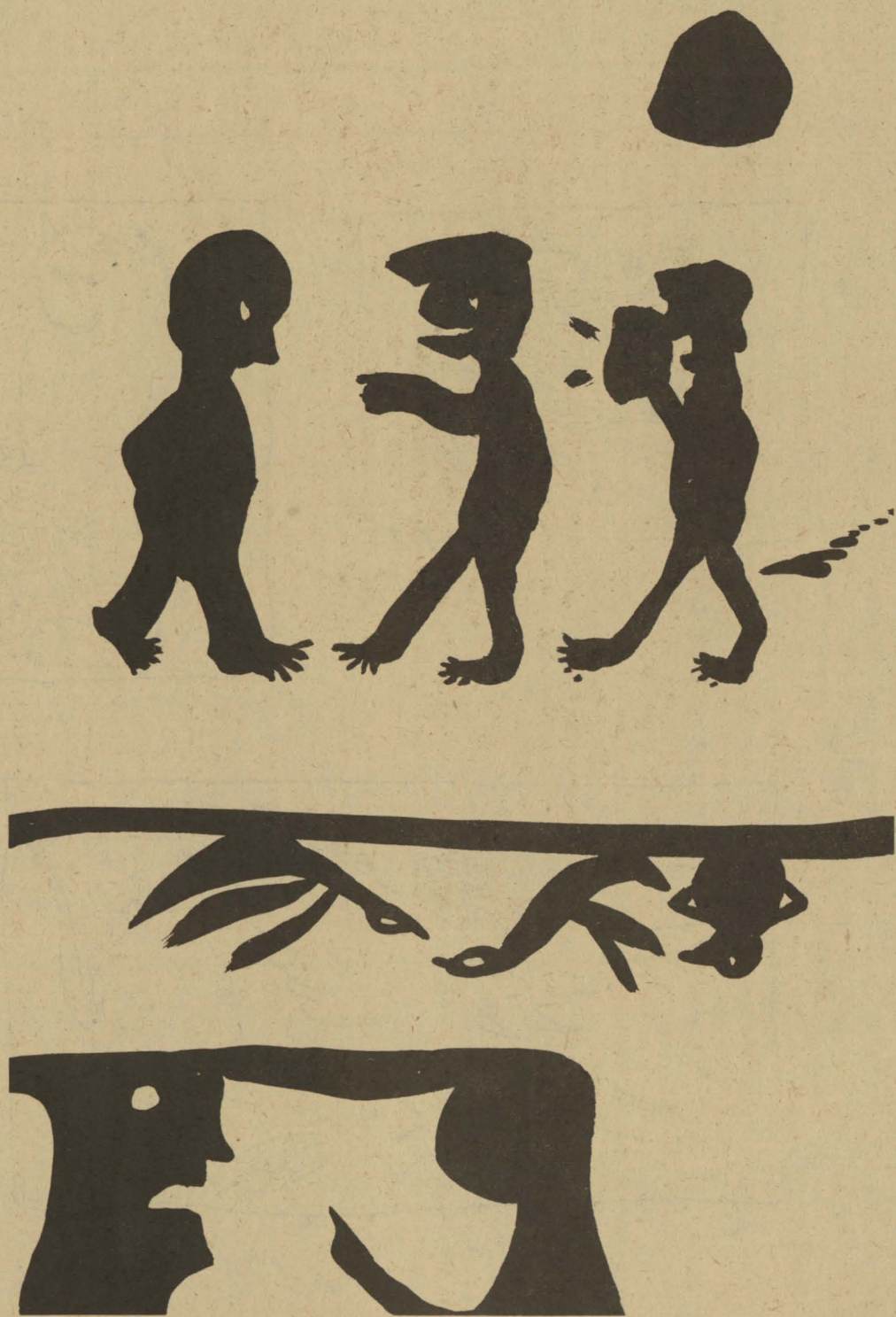
「噢，不過是一座破廟啊！」四堵牆破裂斑駁，長滿了寄生草，翻山越嶺，只為了這座甚至沒有屋瓦的破廟？

我回頭看那隻象（圖5）兩隻耳朵如一雙翅膀，自空中向我飛來，我攀着他的鼻子爬上去，離開了這羣人。



山查拉

* 鞠藥如



6-6-1988 星期一 晚

(她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是可以這麼美艷的；美艷得可以。)

左延虹怔怔地望進鏡裏。那兒是蓬着正滴水的散髮，卷卷的垂在圓滑的肩頭上。

臉色是不安的沉着和不尋常的白，剛上了口紅的唇亮着水蜜桃般甜的誘惑。她緩緩的舉起左手掠一掠跌在眉眼角上的濕髮，虛虛的對鏡坦然一笑，蠻有信心的淺笑。

浴室裏的沖水聲嘩嘩作響，隔着一道硬木雕花褐色門，她可以想像到莫茶無以名狀的，興奮的心情。

左延虹靠向鏡面仔細地觀察自己，欣喜歲月的軌未曾開上她的臉。不禁又對自己抱着更多的自信，臉上的笑靨就更加甜蜜和實際了。就連那眼，也是光彩奪人。

有一句話，我一定得說。

你說吧。

我要離開了。

但你會回來。

我是要離開你。

為甚麼？

你的孩子氣叫我老不起來。

她新近燙了髮，長長卷卷的濕成一束一束的粘在背上。她緩緩的舉手將髮撥向前，髮尾一個鉤一個鉤的遮蓋住胸，直達肚臍眼。

長髮為君剪，短髮為君留。左延虹總記得這首歌的這兩句，餘下的就哼不出了。莫茶說長髮是溫柔，短髮是粗獷，而卷髮且短則是流俗，看着就似好人，因為實。

五年來她只剪過一次髮。東尼髮型屋的尊尼仔說：左，真的嗎？透着許多的不置信。她只吩咐尊尼的助手捉住髮尾，不讓跌到地上，然後用橡膠帶綁緊，小心翼翼的放進手提袋裏。尊尼仔一疊聲的問着這麼好的髮，為甚麼說剪就剪了？心痛嗎？左延虹旋轉椅子面向着他道，你剪是不剪？一雙眼已經成了去皮的葡萄，冒着汗。

莫茶喜歡狗。名字就叫史諾皮。她也是。但她總叫史諾史諾，聽着就像 snow, snow。所以總惹得莫茶說去，去叫你的snow來，她就會反唇相譏道，那你的史諾皮呢？

她從沒發現自己的髮質居然是這麼好。如果說一條條髮，倒不如說一粉條一粉條來得妥，因為極柔極細的緣故。她搬出史諾，用剪刀細細的在胸前開了一條縫，將編好的髮塞進去，細細的縫好，利用掛號寄去給莫茶。一句話也沒說，只在一張書簽上寫着“it's not worth it to know you're not worth it” 第三天莫茶來電，只說，左。她沒開口，臉卻被淚水浸濕了。

而那日去燙髮，也沒捨得剪去半分。尊尼仔整個改變了，發福的關係。他的助手則換了人。時間是可以證明很多事的，最大的成就就是一個人的體型。最可憎的情敵很標緻嗎，不要緊，三五年之後看她。尊尼說，左，好不好燙短短的好容易戴婚紗？她沒轉頭，只瞪着鏡裏的胖臉。心裏說 Rat。但見尊沒有認真的神色，才回一句，你敢！

披着無浪無紋無痕的髮，好似牽滿了縫衣服的綫，黑綫，燙了卷卷蓬蓬的髮，她站起身來，

把胸前毛巾的結稍微鬆開一點，一昂首，柔情與成熟凝集於那瀉黑裏。

房裏的冷氣冷到腳趾頭。她渾身起疙瘩，不禁跳繩似的跳着到床頭，一按，輕音樂就分佈在各角落。窗子大開着，南中國海向晚的風吹着窗簾。她望出去，海水依然是一片藍，不協調的藍。

又要出去？

是。

我以為你累了。

我是累。

那還要出？

是。

莫茶的髮也滴着水，晶瑩的閃着到腰際。厚厚的毛巾只藏着他四分之一的身體。左延虹坐在沙發椅上低着頭梳髮，並沒抬眼看他。她穿着褐色褶褶長裙，尖領及腰短袖衫，沒有戴首飾或任何一件亮閃閃或叮噹噹的重物，整個人看上去就像一個人，完整的，除了衣服的掩蓋。

左，

她停止了手上的動作，側一側頭，看他。沒忘記靜靜的淺笑。鼓勵他說話似的，柔視他。

左，你的自我依然沒變。

那你的理想主義呢？

看，就只有你有這個本事打斷了我的話。好吧，我投降。不過，小姐，

莫茶作勢一躺，被褥陷了下去。

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那隨便你。

左延虹站起身來，頭一揚，髮就飛到背後。站在軟綿綿的地毯上，只感到倏地矮了半截。滴溜溜的一個轉身，足音被地毯吞沒，她坐到床沿，低頭默視着莫茶。

左，
她揚一揚眉，直望進他的眼。
但他沒再說下去。

1-7-1988 星期五 午後

很明顯的，歲月並沒有對莫茶來個例外。雖然，堅強、不羈依舊，那股默視的眼神裏卻增添了幾許專注與柔情。他的嘴角非常驕傲的向上牽，臉上的每一道紋都盛載着無數的故事，像書攤架子上的每一個封面，內裏各有千秋。

莫茶的眼球透着淡淡的一抹褐。左延虹只感到自己正一片一片的跌進這抹淡褐裏，要到另一個空間，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甚至聽覺也失去了。

除了飄在風裏的音樂，彷彿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莫茶的手徐徐的伸向左延虹的頸，髮在他的手掌下摩擦着她的細細的皮，麻麻的感覺從她的體內竄流。她回過神來，忙把莫茶的手輕輕的放下來。她冷冷的手觸到莫茶的暖，不禁抓住不放，甚至連另一邊手也伸出來，將莫茶的掌緊緊的抱在胸前。

你是我的心跳一百。

她的睫毛影蓋在下眼臉，額髮一抖一抖的抽着。莫茶伸手環著她的腰，知道她是哭了。然而他並沒有說甚麼，心裏卻似踏到圖釘般的刺痛。

左延虹剛剛的那股自信與稀淡的快樂已被哀傷所征服。她控制不了抽泣的牽動，淚水與鼻水齊流。在腦子是一片混亂，也不知是莫茶手上加勁或是自己一倒，半身的柔軟已伏在莫茶健壯的胸肌上。

你是我的。

她在禁止不住的淚水間讓壓

抑與煎熬的感情奔放出來，那冷清清的哽咽聲在樂音裏成了絕響；也是一種古怪的聲音，彷彿孩子在失去了最心愛的東西後無言的控訴。

莫茶輕撫着她蓬卷的髮。印像裏她依然是個清湯掛麵的布娃娃，沒想這次相見，布娃娃雖然未變，卻增加了幾許的嫵媚和自信。然而這一陣落淚，他更加相信這些日子以來她所表現的滿不在乎的神色是努力偽裝的。

不。她並不堅強。莫茶不禁將她擁緊。

左，好點了嗎？

他吻着她的髮，柔聲道。

左延虹哭過之後倒覺得清爽了許多。淚水漸漸的不流，然後那股要哭的狂潮也過去了。她慢慢的平靜下來，但依然伏在他身上，並埋怨着自己怎的這般倒牆似的塌了形象；別的不說，只怕莫茶要笑她痴呢。但她沒有移開，只靜靜的聽着莫茶的心跳，那是一種最原始的澎湃。

我失去你了。

她的唇輕觸着他的胸口。

是嗎？是真的嗎？我整塊整塊的失去你？

莫茶移一移頸項，雙手的指頭骨不知不覺的深陷進左延虹的肉裏。他的眉頭習慣性的在遇到難題時緊皺。

他吻着將氣息吹進她髮下的皮裏。

我一直問我自己，為甚麼會這樣。茶，這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的每一個呼吸裏都帶着一個希望，每一個張眼裏都牽着期待，茶，

她仰起頭，然而卻是攀着他的肩，將臉整個伏在他的左耳邊，髮就覆着他的臉。

他環着她的頸，只感到溫暖從腹部一路打着鼓躍上腦門，聽不清楚她太靠近的耳語，恍惚間也沒分清楚到底是她說話了還是沒有。她的唇就在他的耳垂上。

本能的，他夾緊她修長的腿，在一層長裙的掩護下，彷彿只擁着太多的布料而不感到腿的存在。一個大翻身，在左延虹還未意料到之前，莫茶的濃眉已牢牢的靠在她的額頭上。

她的心跳不僅一百。

莫茶的鼻息也重重的噴在她臉上。

但她無絲毫的慌張與害怕。她愛他。過去式的。她愛他。現在式的。她愛他。將來式的。就是在這種肌膚相親的時刻，她只感到安慰與安全。她相信他，不禁緊緊的抓著他的膀子，要確實的感覺到他的存在，他的重量和他詮釋感情的方式。

左延虹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臉熱得似要從毛孔裏跳出來，但是心裏卻非常的明白，甚麼事都不會發生，只有這一刻，在這空白得似肥皂泡兒的世間裏，有一點濃烈的愛，何其悲壯，何其慘絕。

她的淚水再度湧了出來。

莫茶黏黏的親着她的臉，下使勁的將她抱緊，而兩顆狂搖的心似已沖破了皮肉而緊湊一雙，互相溶進對方，沒有壓束，也沒有了顧慮。

是。左。是的。我愛你。但也止於遠遠的愛你，你會明白嗎？

他的言語在體內狂喊。

我更要你，不只現在，而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個眨眼。左。

他感到了她的淚水。他不能再傷害她，這個長着成熟女性的胴體而懷着少女情懷的女子。

他慢慢的放鬆自己，讓繃緊

的肌肉鬆懈下來，也輕輕的自她身上移開。腰際的毛巾結幾乎完全脫落，他再度纏緊時只感到下腹的沉重和酸麻。但在私下裏，他卻很高興自己能坦然的。幾乎是無一點佔有慾的情況下，非常實際的。非常親暱的，將不再是影子的最愛緊擁。

別再流淚了，左。

他撥開她的髮。

她的眼皮微紅，鼻尖微紅。紅紅的唇紅上加紅，然而她還是快樂的，非常淡薄的，卻又比沒有更好。她感激莫茶尊重她，但即使莫茶真有任何行動，她還是不會抗拒的。因此矛盾中還挾着些微的失望，因為她已完全的豁出去了。然而這樣想着，倒覺得是自己刻意的誘惑和有心的期待了。在海闊般的思念裏，她不是總纏伏在莫茶的懷抱，膩着他的每一分皮膚撫着他的每一根汗絨嗎？她垂着眼皮，讓目光稍微冷淡的浸潤着他起伏的胸。

18-7-1988 星期一 午後
明天就去山頂，好嗎？

莫茶掌着大把大把的髮，輕聲道。

她的頭沉進柔得不似枕頭的枕頭裏，她望着他輕輕的搖頭。

我們可以在山頂的酒店消磨一天的時光。你知道，那兒的環境是你一向所嚮往的。我希望你去。

咫尺天涯。左延虹突然想起這句話。她不禁伸出手去寒顫顫的摸着他的肩頭，用力，再用力，的捏着他堅實的肌肉。

怎麼啦？好像不認得我似的。

莫茶輕笑着，再看左延虹專注的神色，他的笑容即滅在唇角，也柔視着她。四目相投間，一切的詞匯都已是空寂中的侵略者

，徒然流瀉不需要的音律。

（痛苦每夜鞭打我的思念，你竟然可以忍受沒有我。我這樣巴巴的趕來為的是甚麼呢？不是跟自己的心商量好要將自己徹底的遺忘嗎？現在卻怎的滿目蒼涼整腦虛荒。）——茶，我的最愛。

左，你說甚麼？

莫茶輕抬着她的臉。

一般清澄的暖流在她體內逐圈逐圈的擴展，連帶的把沉霧般的震盪沖散。她迅速的爬坐了起來，眼睛卻突的痛着，別轉凝視着的雙眸，在閉眼間依然窺見莫茶的瞳孔。她虛虛的咳。

有些話在重複的時候就已失去它原有的價值。

你是我的最愛，左。這句心事不是重複你的話，是一直要告訴你，一直要讓你知道，一直要你記得的，左。

莫茶已坐了起來，緊藏着她的掌在他掌心內，似要將掌裏的心相結合。

我自私，一直忽略了你的感受。然而我的離去並未將你的背影塗抹；每一個沉靜的時刻，左，你就在我體內；伴我。左，我無法不向你承認，我早該承認，左延虹含着瞭解的神色靜默着。

等待着。

然而莫茶卻不再有言語。

她輕嘆一口氣，非常優雅的，非常戲劇化的把雙腳放到地上，長裙褪，裙到她的大腿盡頭，冷空氣爭相恐後的掛向這圓滑的細柱；她毫不在意的將身體移向床沿，地毯的毛吃着她的腳趾，她站起來的同時裙腳撲的飛向地面。莫茶只沉着的默視她。

浴室裏的蒸氣未散，把整片大玻璃都給蒙上一層薄霧，看不

清自己，只是糊糊的一個慘淡的剪影。她開了水喉沖臉，冷水激到時一陣陣的寒射進神經腺。她伸手抹一抹鏡面，鏡子才真實的向人交代。她一下又一下把水潑向閉緊雙眼的臉。

20-7-1988 星期三 午後

待再度張眼凝視，左延虹幾乎是帶着絕望的訝然發現自己的雙眼是散着死亡般冷酷的暗光。只有當眼睛失去光彩後，內裏也跟着暗淡下來。她努力使自己看起來活潑點、開心點，不禁擠着笑容，但那張在冷氣裏冷透了的臉就似扁扁的牙膏，死命的壓擠也流不出半抹白。

她走回臥室，莫茶已開了床頭燈，粉粉的暈黃浮在四周，而他自己則窩進床單裏，只剩下代表健康和含磁般吸引的上半身。

這算着甚麼呢？左延虹木着一張臉，心裏有一絲的不自在。剛自一個蜂蜜般的甜裏滑出，難道又踏足玫瑰瓣的心？她有點不自然，因為哭過，剛剛，為他；因為期待過，剛剛，為他；因為失望過，剛剛，為他，現在又好似無事般的聚首（首與首的真聚），是怎也說不過去的一種浪費；而這浪費的另一種說法就是既有如此，何必當初的餘韻。她對鏡攏一攏頭髮，轉身時勇敢的、坦然的，但又十分倨傲的迎接莫茶讚美的目光。

你要睡就睡好了。我出去走一走。

莫茶沒料到，忙坐起身。

難道連你的體溫也吝於給我嗎？

他攤一攤手，一臉懊惱的樣子。

左延虹側頭一笑，那眼波流

轉間是無法捉摸的心靈悸動。莫茶捕捉住了那瞬間的無奈和落寞，但她掩飾得夠好，一低身子後就笑吟吟的拎着雙涼鞋，往門外走去。

關掉冷氣吧。

她從寂靜的酒店房間移到長廊後沿着種滿椰樹的小徑走。海風從四面八方飛來撩起她的髮和裙腳。她赤着足踏在冰涼的地上，感到落實了許多，而臉上的那兩頰燥熱也更加冰涼起來。海濱酒店的對面就是京那峇魯城，許多浪漫和淒涼就在華燈影後交錯上映着，而神山則靜靜的佇立，守候着它遼遠的情愫，也靜視着它腳下的眾生。

左延虹將左手搭在沿海而築的一條走道上的把手上，一路走去。一片小小的沙灘就在眼前，依稀幾位遊客在閒逛着。她視若無睹的越過向她行注目禮的幾位衣著整齊的男仕，逕自走到椰樹陰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我必須冷靜的想一想。想一想。

左延虹索性躺在躺椅上，閉起了雙眼，讓海浪聲在她耳邊呼着喝着，而在一片暗裏，她彷彿又見到了莫茶的身影；總是他的身影，好像已刻在眼皮內，一合眼，瞳仁裏就裹住他。

想他。回憶在她的腦子裏翻着影片。想他。心頭的悸動游魚似的拍着尾巴。想他。這幾日來的各種眼神，各種表情，各種動作，各種言談，各種不明確的隱意。是。想他。左延虹幾乎是憤恨的立刻張起雙眼，一躍，離了躺椅。她繼續向前走。不能躺着讓回憶叩她那薄弱的意志，也不能躺着讓思念爬滿整個胸懷。不能。她繼續往前走，海就整片整片

的躺在她眼前，她踏上伸向海面的一塊跳板，衆水在她的腳下呼喚，她向前走去，沒有了在陽光下的那層恐懼，而懷着月影下的溫柔。

（我有我的生活和日子，你卻走不進我的歲月。我在山那頭哭泣，你卻在海這邊歡笑。）衆水浸淫着她潔淨的雙腳，追逐着，翻滾着。（我要你，就要完整的個體。我自私？啊哈，我還沒有勇氣做甄妮第二。）水很冷。風卻飛得更急；急着要托走她的髮。

左延虹慢慢的平息思忖的狂流，心境也開始平靜下來。回想起適才自己的表現，真有點不可置信。她踢着腳，水珠兒飛得老高。莫茶的暖，莫茶的重、莫茶的一切，不是自己時刻渴慕的嗎，怎的一接觸就退縮了？是愛得不夠深嗎？左延虹自己問自己。不是的。愛裏若滲雜了一番思考，和不願傷害到彼此，即是不刻意佔有片刻，這愛已是一種奢侈品。她相信可以在莫茶枕邊躺下安眠至第二日的晨起而未曾翻身，也相信可以和他執手相擁。那麼，這樣的一種不夾着情慾的親密是否就是愛呢？或純粹是超越了男女情？換句話說，並不是兩性間的情愛？左延虹無法分析這種刺激着她的每一根神經的問題，然而又固執的肯定自己對莫茶的愛是毫無保留的，完整的。那麼，就讓自己懷着他血肉的喜悅是不是一種更自私的渴求呢？莫茶在等着，他定不拒絕。然而；左延虹猛的摔一摔頭。我真瘋了，有這樣的念頭。

海水正跳着跌着向她撲來，她在吃驚裏發現已有許多人在身後的岸上向她圍觀。而酒店裏的

一位保安人員正悄悄的向她走近。她猛然明白這些旁觀者的目光所含的同情和恐懼和不解是怎麼一回事。她慢慢的把雙腳提了上來，月的光照在她腿上亮着。仍然捉着涼鞋，她慢慢的站了起來，而在此際她才知道這塊跳板有多窄。她不禁低聲呻吟。只要一個失足，乖乖，我是個旱鴨子哪。她還能淺笑，保安人員比她更緊張，嘴裏說着話，手上比劃着要她別衝動，人潮裏的說話聲也靜止了。左延虹有股要大聲笑的慾望。我難道會跳海自盡嗎？我會嗎？

她坐在計程車裏時已是夜的初步第八個聲響。司機開着收音機聽首都的新聞。她的寂寞一下子又循着老路向她尋來，使她有種感覺是在故鄉，每個夜晚伏在床上看書的當兒，各種重要的，冒烟的，舉足輕重的新聞在床頭迴響。她望出窗外，山頂的女神正施着她的魔咒，叫遠航的人速速歸家。

左延虹在鬧市裏下了車，混在人群裏走着就似個幽靈；至少她自己有這個感覺。她的雙足跟她說走吧，老伴，去機廊。是，這城裏唯一可供她停止思慮的就只有這個地方了。她穿過人潮繼續往前走，完全忽略了四周陌生且醜陋的嘴臉。她一直覺得有些人只能享有一個形容詞，那就是，醜。

她沒有選擇的買了戲票等待進場。看電影是一種挑戰，對她來說，是一種勇氣的挑戰。在許多地方，許多人的思想裏有看電影的女孩不是好女孩之類的判斷，可是天知道她每次爲了單獨入場而挨了多少心跳。左延虹呼吸着，心裏轉着念頭，且安慰自己

。是。我終於來到了他所屬的城，可是得到了甚麼呢？除了同樣的空氣。

莫茶已沉睡，而音樂仍然未息。左延虹跳進浴缸裏，將熱水直接沖到臉上頭上皮膚上。熱氣撕着她的皮膚組織，她感到無比的刺激，而在人潮裏傳染的氣混在髮裏被水一沖後即消失，蒸氣也開始瀰漫着整室。她滑在浴缸裏，心裏有點模糊的不舒服；不舒服莫茶居然放心她一個人去闖而不尾隨。但隨後一想，不是自己拒絕他的嗎？又可證明自己不再是個要人拖手仔的小妹頭了。

出去走一走要走四個多小時嗎？

你醒啦？

當你在心裏有個牽掛時，你是在沉睡中嗎？

呵騙我。

左，你去哪裏了？——不，別說我干涉你，你知道，這城。我懂得照顧我自己。是，我這一向來不是蠻好的嗎？——你回去吧，我累極了。

莫茶審視着她的臉，感覺上她已改變了態度，彷彿有一層膜，將她的內心世界和外層厚厚的分開，再也看不到她的心。他終於從被窩裏爬了出來，身上已穿回襯衫長褲。他費了兩個小時在酒店的範圍內尋找她，費盡氣力後才知道她是進了城，於是折回頭枯等。

真要我走？

是的。

也好。——明天上山，我來接你。

左延虹望着黑暗的海面。遠處的燈火正明正滅的閃着。

莫茶繞過沙發椅向她走來。他環着她微冷削瘦的肩，將她的臉扳過來，幾乎是蠻出力的，將

唇壓向她。

那夜，她失眠。

因爲想得太多。

當一個人利用可憐的小腦袋不停的想呀想的，但又想不出所以然的時候，他的頭會炸。炸是因爲痛。

左延虹吃了三片panadol。

天還未亮。

她奮力拋開被單，冷立刻撫遍她的裸體。披上晨褸，她用手掌遮着雙眼才按亮房裏的燈，待眼睛適應那亮光後才走去開了衣櫥，把行李箱拿出來，再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摺好，收進去。

莫茶在午後才從接待處得知左小姐已退了房，且留話說已飛往汶萊續旅程。

他的步伐沉重，因爲整顆心已沉到腳趾頭。然而不相信的鼓吹又令他急馳而去。

她是在當日上午抵達山頂酒店。彎彎的山路，計程車幾經辛苦的才爬上山。沿途的山石樹草花屋在她的閉眼間流逝，待睜眼，山頭的濃霧潔淨了她的眼。

也許不是霧。是雲。神山就在遠對面。而這山腳下則有一個菜市場，賣着附近農民們的血汗和青春。

左延虹將臉貼向玻璃窗，靜靜的望向遠處，遠處，極遠處。思緒是冷靜的，冷靜得幾乎不可能。她轉身輕嘆，那聲嘆息徘徊着不去。

她睡去了整個下午。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套上毛衣往外走。酒店佔地不十分廣，因爲是建立在山頭上，然而仍舊有空間讓人溜躑。她信步走着，空中飄着輕輕的粉雨，極細極柔，落在身上也不感覺其存在。她凝望着山邊的兩棵映在灰暗的天空而顯得特別蕭條的枯樹，心裏不禁一陣難

過。告別莫茶，無聲的，是對的嗎？是對是錯左延虹已不再在乎。在她的潛意識裏只想莫茶能保有她最美好的形像，直到永遠。她決定這一生，是不肯跟他再相逢的了。然而真能不相見嗎？她醒來腦裏第一個反映的就是莫茶的臉。

左延虹踱回酒店餐廳，靜享她的孤寂晚宴。沉坐在藤椅子裏，她陷入沉思中。

莫茶的妻。左延虹非常費力的唸出這句話。即使是在思考中遇上這四個字，她也感到十分的吃力。他沒讓她見她，她也不想見到她。第一個她是指莫茶的妻，第二個她則是指左延虹。左延虹輕輕的扯一下嘴角。回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辦移民。她嚮往威尼斯，那水都，她猶記得莫茶曾笑指她入水不能游也想去學人航海？那時她的希望是坐上大船周遊列國。她喝一口甜酒，一路甜甜的燒下去。

莫茶是個影子；我的影子。左延虹用手托着腮，餐廳裏未客滿，隻影的只有她這一枱。是。自那日起，孤寂就成了她的左手，而莫茶既不能時刻相伴，何必再希冀他暫時在座呢？左延虹深深的明白，如今自己的身份是甚麼呢？舊情人？——不。我不能忍受再度失去他的苦楚。一次的失去已是一生中最大的缺憾，所以，唯有拒絕得到。

左延虹再度失聲。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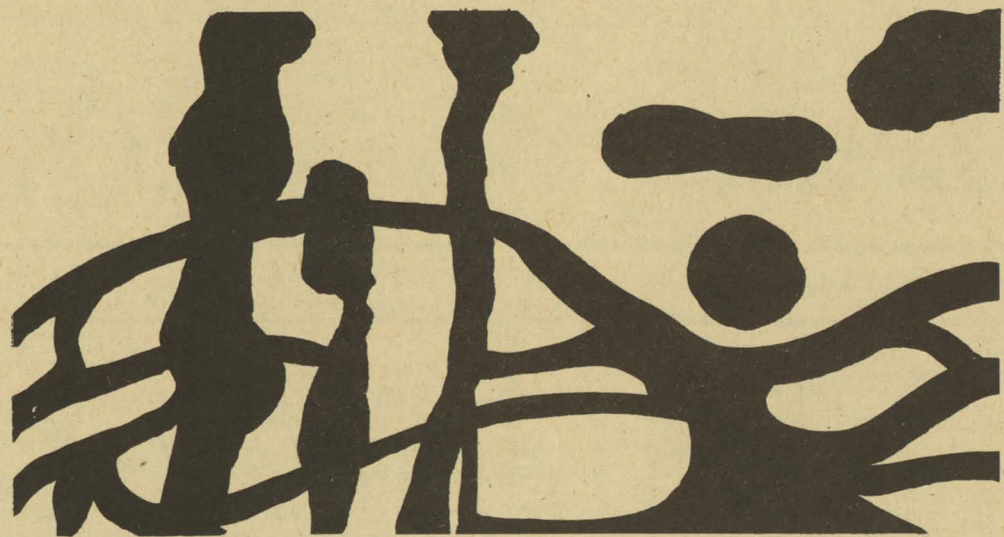
左，我在你隔壁房，你願意我去叩你的門嗎？

左，回答我，爲甚麼沒有聲音？你聽到我的話嗎？左——我始終是懂得你的。

左。

工作和情人

* 雨子



我說爲甚麼我那麼遲出世？我是非常不甘願早上必須起身去上班，我不知道那一些人爲甚麼要這樣子做。其實很多人很不愛或者說很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很多人早上一到公司就在等午餐時間，過了中午就等待放工，然後一天過一天等待着月尾拿薪水，而且是那份少到一天都可以花完了的薪水。其實很多人是很不甘願的，可是他們沒有說出來，因爲他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因爲他們覺得說出來也得不到甚麼補救。所以就是這樣。我應該早一點出世、我應該參與那個會議，至少我有機會發表我的意見，他們會不會接受是另一回事，只要我有機會替自己說些話就夠了，可是現在竟然是糟糕到連這個機會都沒有了。只因爲我遲出世。我說。我對麥少這樣子說。麥少是我現在的情人。他是唯一會仔細聽我講話的男人，所以他是我的最愛。

我曾經寫過一個小說，這樣子開始：麥少是我的陳十二少。只是陳十二少是如花的男人。麥少是我的男人。只是如花可以爲陳十二少自殺。我不會。因爲時代不一樣。故事也必須不一樣。我是非常喜歡我這一個愛情小說的，因爲我在寫着我的麥少，因爲我的這一個情人是他對我及我對他的愛竟然是一樣的非常深，不像以前我對待我的曹大理是那麼的不耐煩，不像以前我會因爲喜歡李察的外表而放掉史丹尼。不像以前添崎道明竟然阻止不到我一個人去日本而他仍然在大馬。現在的情況是非常的不一樣。

我第一次那麼的愛着我的情人，所以我喜歡我現在的愛情故事。可是後來我的小說不見了，我已經忘記把它放在那裏，所以也沒有逼着自己去想起來。

我就是懶惰強迫自己。我很怕或者說擔心自己不開心，因爲不開心之後就會很失望，失望之後就會很絕望。絕望是非常恐怖的。於是我在吉隆坡的日本公司工作了四天後就呈上辭職信。

事情是這樣子的，我是在晚上睡不着覺的人，每一個晚上我都會和我的麥少去跳舞喝酒，我喜歡晚上的空氣，和天空，我捨不得這樣子浪費掉。可是我的公司是在吉隆坡，我的住處是在八打靈。我必須在八點三十分之前抵達公司。我必須在六點四十五分鐘起床，七點半

之前搭巴士、八點零五分抵達巴生車站，緊緊張張的搭一輛德士到 Jln. P. Ramlee，然後必須搭電梯到十七樓，要用五分鐘的時間，而我抵達公司是恰恰的八點三十分不多不少，可是我的日本人上司是那麼的不高興的要求全部職員最好可以在八點十五分之前抵達公司。我在早上六點四十五分被鬧鐘吵醒來的時候的感覺是非常的難受，而現在我的上司竟然要求我把鬧鐘調到六點三十分。我十分擔心我的難受會迫到我自殺。於是我在上班的第四天早上辭職。

其實我已經是在半年多應該說七個月沒有工作了。這是我第一次休息之後的工作。麥少說那麼就在八打靈裏工作罷。於是打算去應徵。我只是打算。因爲在我睡醒來的時候，公司已經是下班時間。其實這是不可以完全怪我的，在這個月份天天都下着雨，我又是沒有雨傘的人，於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去應徵工作。

我不會內疚或者甚麼的，因爲我十分開心於這種日子，我仍然可以去百貨公司買名牌的東西，我可以在晚上不必強迫自己睡覺，我的心情非常好。我只是不喜歡爸媽寫信來問找到工作了沒有？我的麥少不會這樣子問我。他會說只要你開心就好。我應該說說麥少是怎個樣子的。麥少。真名余耀棠。英文名麥。他的豬狗朋友們都叫他麥少。三十歲。沒有工作。吃喝嫖賭。職業：賭錢（多數贏）。所以有錢，花得起。英校生。卷髮。好看。

很多人不會喜歡麥少這種人。比如我的父母，麥沒有工作呀？他們會這樣子問，然後臉部非常吃驚。我感到非常可笑，李宗盛都說工作是容易的賺\$是困難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一輩子只懂得工作而賺不到錢的人。麥少不一樣，他用頭腦來賺錢。因爲我也是沒有工作而卻有收入的人。因爲我們一樣。

所以我十分生氣那些懷疑我們收入從那兒來的人，我不大明白他們爲甚麼那麼聽話地覺得我們沒有工作而有錢就是不正當，很可能是出於妒忌吧。我只好用這一個藉口來安慰自己。因爲我不想讓自己生氣，我的心臟非常衰弱。

也許我會找一份工作。看那一天我會在公司下班的時間之前醒來。我當然不會爲了月薪，我的麥少可以給我一天一佰塊去買吃的東西。我也不是爲了打發時間甚麼甚麼的。我的時間可以拿來賺錢跳舞喝酒看電影。只不過因爲我的母親要在親戚朋友的面前說：我的女兒在某某大公司當秘書。不然我的母親在那些人問她妳的女兒在吉隆坡做甚麼的時候，她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樣子回答。

若果我早一點出世就好，我會說每個人不用工作但要會賺錢，那麼現在就沒有窮人了。而麥少說：開心就好。因爲你開不開心，時間照樣流過，爲甚麼不開心點呢？可是太多人令我不開心。

麥少說：想太多精神會衰弱。可是這是上天給我的。我小小的時候已經要做王。我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管理四十多個學生的正級長，我中五的時候已經是管理幾百個學生的學會主席。我不甘願只因爲四佰或者五百或者六佰的薪水而替辦事能力竟然還差過我的人工作。所以我必須要有多多錢。

麥少說：那麼我就找多多的錢給你。這樣子很好。我不必再去應徵。我可以自己做老板。

我的母親一定會很高興，她會說：我的女兒才廿三歲已經做了老板。



不明

我不知道我幾歲開始已經恐懼死亡。大概我恐懼生命。以前我是不大瞭解甚麼叫死亡的。現在應該是不一樣。因為我已經不是小孩子。我做孩子的時候，雖然是有一點叛逆，但應該是屬於十分聰明的那一類孩子。於是我的孩子會像極我或者說應該是我的影子。是的，我在述說我的孩子。我是一個很疼愛小孩子的女人。連一個不是與我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兒童或者嬰兒，我都會十分疼愛。雖然我一直不承認孔子所說的「人之初性本善」——其實若果孔子是說得對的話，人就不會學好三年學壞三天甚麼的。所以我不能夠不說孔子錯——我的意思是說我愛小孩子並不是因為他們善良或者說純潔。我的愛是十分自然的；從心根底升起，沒有必要解釋為甚麼。所以我的對自己的孩子的疼愛當然是更加深切。不過我的愛會是不公平的，我十分清楚自己。比如我對待我的第二個孩子總是特別寵愛過我的第一個孩子。不過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有它自己的道理或者理由的。可是這一些事情都是外人所不能明瞭的。不過我也沒有必要向外人解釋甚麼，我只必須對自己負責就夠了。我連取個名字也是那麼的不公平。比如我的第一個孩子我叫他步理，我的意思是我理他的。其實孩子並不懂得甚麼，我十分明白自己的做法十分幼稚，可是我是真的不能夠理他。他是一個黝黑的孩子，眼睛小小的斜向上去一邊，濃黑的眉毛，十足的像電視劇或電影上飾演奸人的壞仔，這是孩子的父親的樣子，我不能夠承認說

他像極我的丈夫的樣子，因為我是沒有丈夫的女人也就是說我是沒有結婚的女人。其實我的答案是十分簡單，我不再喜歡或者說我不再愛我第一個孩子的父親，於是我不喜歡我的第一個孩子。但我不是甚麼心理不平衡或者說難聽一點說是變態的母親。我沒有對我的第一個孩子採取甚麼報復心理，我仍然疼愛他，只是我一直不肯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不能夠不這樣子做，因為他一點也不像我。

我的第二個孩子也不是說像足我甚麼的。我忘記我第二個孩子的名字，也許我還沒有真正給他取過名字，我一直叫他靚仔糖，因為他是一個十分靚的孩子。我喜歡美麗的東西，包括事情。當然我沒有像我的妹妹那樣過份，我這樣子說我的妹妹是因為她是太完美主義者，她可以不能忍受一隻煮熟而沒有蛋殼的雞蛋有任何破裂的地方。我的第二個孩子的父親不是個完美的男人。他不是我以前所要求的大學生、富家子弟甚麼的。其實我這種澄清是十分的多餘，這個世界根本沒完美的人或物。我第一個孩子的父親和第二個孩子的父親是不一樣的人，我要聲明的是他們不是同一個人，我第一個孩子的父親是我的第一個情人，我第二個孩子的父親是我的最後一個情人。只不過他們的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我無法記起。而我又是不喜歡強迫自己記起某些不能或者不想記起的事情。於是我忘記了。

我還沒有說我的第二個孩子的樣子。他是十分白皙的孩子，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睫毛，尤其

是當他閃着他的大眼睛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大鼻子，大嘴巴，他的鼻子是跟着他的父親，他的嘴巴是跟着我。我看來去看去我總是覺得他十分像他的父親也十分像我。所以我不能不疼愛他。而我的第二個孩子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最後一個情人，他竟然是我的最愛。以前我是十分不相信最愛的。比如看了《最愛》的電影或者聽了「最愛」的歌之後，我會十分好笑的說世界上哪有一生中只愛一個人這一回事，因為我是對愛情十分不穩定的女人。後來事情並不是我想像的。因為我以前會說我不是甚麼好仔甚麼甚麼的，我不可以只跟一個男人約會甚麼甚麼的。後來事情並不是這個樣子。我肯定我第二個孩子的父親是我的最後一個情人之後，我是十分好的仔。雖然我會偶爾擲玻璃杯子發脾氣或者吵架，不過我已經是十分的好了。因為我只愛他一個人。我只聽他一個人的電話。我只答應他一個人的約會。所以我也下決心認定他是我的最後一個情人。

我的步理應該是比較勤力的孩子。就是那種可以刻苦的孩子。這是他跟着他的父親。而我的靚仔糖是十分聰明，他的野心像要吞吃整個世界，他的好勝或者說自負是不容許他失敗。他的野心是跟着他的父親，他的自負是跟着我。所以我不能不專心的對待我這一個孩子。於是人家說我偏心。

白色衣服的護士進來看了我之後對我說了些東西。我沒有注意她的話的內容。因為我在想着

我的兩個孩子。後來那個小姐或者說女士走向來拉着我的手，我聽見她的最後一句話：你可以回去了。

我的最後一個情人在等着我。我看住他的眼睛，我十分開心，我加快我自己的腳步。我的最後一個情人抱住我，摸一摸我的頭髮，他說我們回去吧。我笑着看住他，我不能夠形容我有多愛他，我決定一輩子只跟他一個人。我時常看住他的眼睛和鼻子。我的第二個孩子像足他。於是我看一看他的背後，我們的孩子呢？我問。

我們回去吧。我的最後一個情人抓緊我的右手。十分疼痛。我的下半身也隱隱作痛。不過我不敢出聲。我很想或者說我十分努力地去改變自己成爲一個聽話的好仔。我應該是這麼好的仔的。

我沒看到我的第一個孩子也沒有看到我的第二個孩子。我沒有問我最後的情人。我更不可能去問我的第一個情人，我已經和他沒有見面有兩年，而他也已經是別的女人的丈夫了。我當然不會懷念或者甚麼，因為我和我的最後一個情人在一起。我沒有甚麼時間去懷念以前的事情。而他又是我的最愛。

我無法記起我兩個孩子的面目了。我跟着我的最後情人回去之後就一直睡下去。我醒來的時候已經無法記起。

其實我根本沒有看過我的兩個孩子。不知他們好嗎？



張天中近作選

* 塞納河風光



* 六馬路的後巷



* 封面及封底圖皆為張天中水彩作品。封面圖題名《窗外》。

Diterbitkan dan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Malaysia.